

# 小黒人

美 國 賴 特 著  
余 懷 澄 譯 述

大 東 書 局 印 行

# 小黑人

## 我四歲的那一年

我四歲的那一年，一個冬天的早上，我站在火爐跟前，聽着屋外風的唿哨，伸手向一堆燒旺起來的煤上取暖。那天母親罵了我一個早上，叫我不動，警戒我不許出一點兒聲音。我就生了氣，沒法兒忍耐。隔壁房間裏，祖母正在生病，整天整晚有個醫生在那裏守着，我知道，假若我不聽母親的話，一定要受責罰。可是，我不安靜起來了，倉倉皇皇地經過了那個房間，走到窗邊，推開那白色的長毛窗幔——那窗幔是不准我碰一碰的——戀戀不捨地望着窗外靜靜的街道。我正夢想着賽跑，遊戲跟叫喊，但是一想起躺在大鴨絨枕上的祖母的那張衰老、蒼白、起了皺紋的可怕的臉，和紮成一圈一圈的黑頭髮，就有點兒

害怕。

那屋子靜靜的沒有——正在地板上玩我的弟弟——比我小一歲——正在地板上玩，一聲不響。有一隻鳥兒在窗邊飛了個轉，我高興得了不得，喊出聲來歡迎牠。

「你最好靜一點，」弟弟說。

「住嘴，」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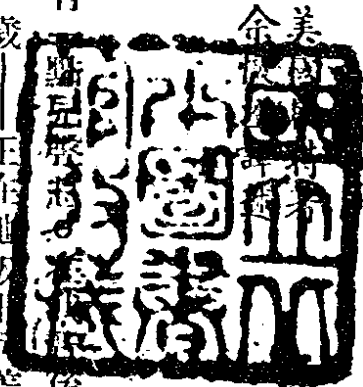
母親趕緊走進房來，隨手把門關上。她走到我面前，不住地搖手。

「不要喊，聽見嗎？」她輕聲說。「奶奶病了，你最好一聲也不響！」

我低下頭，非常不高興。她走了之後，我簡直討厭得頭痛。

「我對你說靜一點，」弟弟望着我說。

「住嘴，」我喝住他。



61804

61804

我沒精打采地在房裏踱來踱去，想找一些事情做做，又怕母親回來，一腔憤懣，沒有地方發洩。房裏除了那爐火之外，沒有一樣使我發生興趣的東西，我站在閃閃發光的火焰前面，被那熊熊燃着的煤塊迷惑了。我想起了一種新鮮玩意兒，那玩意兒在我的腦子裏生了根。爲什麼不投些東西到火裏去，看牠燒起來呢？我向房裏看了看。沒有東西好投，只有我的一本圖畫書，假若把這本書燒掉了，我的母親一定會打我。那末，燒什麼東西好呢？我四處找尋，最後在壁櫥裏找到了一把掃帚，對了，……我燒掉牠幾根麥稈，有誰來麻煩我呢？我把掃帚拿出來，抽出一束麥稈投在火裏，看牠生起煙來，轉了黑，發了亮，終於變成爲鬼一樣的白色小東西，就此消滅了。燒麥稈是一種排遣煩惱的玩意兒，我在掃帚上抽出更多的麥稈，投進火裏去。弟弟走到我旁邊，他的眼睛被燒旺了的麥稈炫耀得睜不開來。

「不要燒，」他說。

「不要響，」我說。

「我要去告訴媽媽，」他說。

「我要打你，」我說。

我的主意慢慢地滋長起來。我想，假若那張白色的長毛窗幔，用麥稈點着了火把牠燒起來，多麼好看啊。要不要試一試呢？當然，試牠一下吧。我從掃帚上抽出幾根麥稈，在火裏點着了，就跑到窗邊去，在窗幔的邊緣上點着了火。弟弟不住地搖着頭。

「不，」他說。

他說得太遲了，紅色的火焰已經舔上了那白色的窗幔；於是一縷炫耀的火焰射出來了。可怕啊，我避開牠。那火焰高高的飛到天花板上去了，我怕得發起抖來。房間裏亮旺旺地一片黃色。我怕極了；我想喊，又不敢喊。我四處找弟弟；他跑掉了。現在房裏一半兒已經着火。火舌舔着我的臉，煙氣使我透不過氣來。

我逃到廚房裏；那裏也全是煙。母親立刻要嗅到那煙氣了，而且要看到那火了，她會來打我。事情已做錯了，而且無法隱瞞，無法不承認。對

的，我逃吧，永遠不回來。我跑出廚房，跑到後邊的院子裏。我到什麼地方去呢？對的，就躲在那廚房裏吧！躲在那裏沒有人會找到我。我躲進那屋子裏，爬到一個煙囪的暗洞中間，蜷成一團。我的母親一定不會找到我打我了。無論如何，這完全是意外；我並非存心要放火，只爲想看看那窗幔着了火是什麼樣子。我沒有想到我正躲在一間已經着了火的屋子裏。

不久地板上起了許多腳步聲。我聽見了尖銳的叫聲。接着從街上傳來了救火車的鈴聲，和馬蹄奔跑的聲音。真的發生了火災了，跟有一天看見過的那一次火災一樣。那次火災燒掉一間屋子，屋子裏什麼東西都燒光了，只剩下一根黑黑的煙囪。我驚慌得不得了。在我上面有打雷一樣的聲音，震動着我躲藏着的煙囪。那尖銳的叫聲更響了。我好像看見祖母毫無辦法地躺在床上，她那黑色的頭髮也快着火。母親燒着了嗎？弟弟燒着了嗎？說不定全屋子的人都燒着了！在燒那窗幔之前，爲什麼我沒有想到這些呢？我越想不

再活下去，從此世界上沒有了我。在上面的聲音越來越嘈雜，我哭了。當這種嘈雜的聲音一靜下來的時候，我好像躲在那裏已經許多年，覺得很寂寞，我有生以來不會這樣寂寞過。叫聲漸漸地近攏來，我發抖了。

「理查！」母親發狂似地叫着。

我看見她的腿和衣服的邊緣，迅速地在那邊院子裏來去。她哭得那樣傷心，我知道她將來責罰起我來，一定非常利害。後來我看見她臉色很緊張，向屋角裏張望。她已經看見我了！我忍住了呼吸，等候她叫我出去。她的臉又不見了；她沒有看見我蜷在煙囪的暗角裏。我把頭縮在臂彎裏，牙齒格格地抖個不住。

「理查！」

她的聲音，我覺得好像一條鞭子，苦痛地抽在我的身上。

「理查！屋子着火了。啊，我的孩子呢！」是的，屋子着火了，但是我已經決定不離開這個安全地方。最後我看見另一張臉到屋角裏來

張望；這是父親。他的眼睛一定習慣在黑暗裏看東西，他指着我說：

「他在這裏啊！」

從此我不安靜了。在哭泣、叫喊和談話的聲音裏，我知道了這次火災沒有死傷一個人。看樣子，我的弟弟驚惶太過，等到他告訴母親，半間屋子已經燒掉了。祖母由祖父跟一個叔父用褥單當作擔架，匆匆忙忙地把她從牀上抬起來，安頓在鄰家一個安全的地方。我的長久失蹤，和杳無聲息，大家以為我已經燒死在火裏了。

「你嚇得我們要死，」母親嘮嘮叨叨地說，彷彿我一回去，她就要大大的打罵我似的。

## 到孟弗斯去

一天，母親告訴我，我們將要趁開脫，亞當號船到孟弗斯去，我非常迫切地等待那日子，那日子却老是不來。

「那船有多大？」我問母親。

「像山一樣大，」她說。

「放汽笛嗎？」

「放的。」

「什麼時候放？」

「船長要放就放。」

「爲什麼那船叫做開脫·亞當？」

「這是那船的名字。」

「那船什麼顏色？」

「白的。」

「我們在船上耽好久？」

「一晝夜。」

一條白色的大船，浮在浩渺的水上，我已經好幾天做過這樣的夢。但是當動身的那一天，母親帶我到碼頭上去的時候，我看見一隻懾懾的小船，跟我想像的完全不同。我失望了，上船的時候，我哭了起來，母親以為我不想跟她到孟弗斯去，我又沒法告訴她我爲什麼哭。我在船上遊覽了一下，看見一大羣黑種人，有的在擲骰子，有的在喝酒，有的在玩紙牌，有的靠在箱子上休息，有的在吃東西，有的在談話，有的在唱歌，心裏也

就安慰了不少。父親帶我到機器間裏，那轉動着的機器迷惑了我好久。

在孟弗斯這地方，我們住在一間磚砌的平屋裏。那些石頭的建築物和混凝土的人行道，好像都和我不對勁。全不見綠色的欣欣向榮的景物，這個城市像死了一樣。我們一家四人——母親，弟弟，父親跟我——住的是一間寢室跟一間廚房。屋子前後都是鋪着石子的空地，我跟弟弟時常在那裏玩，有好些日子我不敢獨個兒到這個陌生城市的街道上去。

在這間屋子裏，我第一次明白父親的個性。晚上他在倍麗街一家藥材鋪子裏工作，他不許我在白天他睡着的時候吵鬧。他是我們家庭裏的統制者，他在家裏，我從來不會笑過。我時常膽怯地躲在廚房門口，望着他那巨大的身子，臃腫地坐在桌子旁邊。我帶着畏懼的眼光，看着他大口大口地喝那錫罐子裏的酒，當他喝了很久很多的酒以後，就嘆氣、打呃，閉着眼睛對脹起的肚子點頭。他是相當胖的，他的脹大的肚子老是扣不

住袴帶。在我看來，他簡直像個陌生人，異鄉人，從遠地方來的人。

### 飢餓襲擊着我

飢餓漸漸地襲擊着我。最初我簡直不曉得飢餓是怎麼回事。在我玩的時候，飢餓雖然已經跟在我的身邊，可是還不大覺得。現在半夜裏醒來，覺得飢餓就站在我的牀邊，睜睜地望着我。以前我所知道的飢餓，並不怎麼嚴酷；那是一種很普通的飢餓，只要討得一兩片麵包皮，吃下去就夠了。現在的飢餓可不同了，牠欺侮我，傷害我，使我動了氣，我想要點東西吃，母親卻只倒一杯茶給我，喝了之後，肚子還是咕咕的叫；隔了一會兒，我覺得飢餓在輕輕地觸動我的筋骨，在攪動我的空洞的腸子，至於發痛。我頭昏了，眼睛花了。我沒有氣力去玩，這才使我生平第一次想到我現在的遭遇。

「媽媽，我肚子餓，」一天下午，我告訴母親說。

「你等一下吧。」

「可是，我現在要吃。」

「現在沒有什麼東西好吃，」她說。

「爲什麼？」

她的神氣又嚴肅，又躊躇，眼睛裏飽含着眼淚望着我。

「你父親哪裏去了？」她問我。

我迷迷糊糊地望着她。是的，父親已有好幾天沒有回家來睡覺，現在我可以盡量地大聲大叫了。我不知道他爲什麼不回來，他不在家裏，我很高興，因爲沒有人管我了。不過，我從來不會想到，他不回來就會沒有東西吃。

「我不知道，」我說。

「誰把食物帶回來的？」母親問我。

「爸爸，」我說。「他常常帶食物回來。」

「就是了，你父親現在不在這裏了，」她說。

說。

「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不知道，」她說。

「可是我餓了」，我蹬着脚哭。

「你等一等吧，等我找到了事，就有錢買東西了，」她說。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父親的模樣兒跟我飢餓的苦痛已經聯結在一起，我一覺得飢餓，就非常悲哀地想到他。

我的母親終於找到了一件工作，在一家人家做廚子，每天必定留下一塊麵包，一罐子茶，讓我們兄弟兩個在家享用。她晚上回來的時候，非常疲倦，非常懊喪，時常哭。當她絕望時，她叫我們到她旁邊去，跟我們說一大篇話。她告訴我們現在沒有父親了，我們的生活跟別的孩子不同，我們立刻要懂得照顧自己，自己去找衣服穿，自己去找東西吃；她出去工作時，家裏的一切，必須由我們自己負責。我們吃了一驚，就嚴肅地答應了。我們不知道父親跟母親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從她的談話中，使我們覺得有點嚴重。當我們問她父親爲什麼離開時，她說我們年紀太小，還不懂得。

## 跟他們打吧

一天晚上，母親對我說，以後我必須出去購買食物。她帶我到轉角上那家鋪子去，買給我。我很驕傲，覺得我像個大人。第二天下午，我手臂上挽着籃子，沿着人行道走到鋪子那邊去。走到轉角上，突然有一羣小孩子抓住了我，把我打倒在地，奪去了我的籃子，搶走了我的錢，我驚惶地逃回家裏。那天晚上，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母親，她並不說什麼；她立刻坐下來，另外寫一張單子，給了我更多的錢，要我再到那雜貨鋪子裏去。我走下階沿，看見那羣小孩子正在街上玩。我馬上轉身，跑回家裏。

「什麼事？」母親問道。

「就是那羣小孩子，」我說。「他們要打我。」

「你得設法過去，」她說。「現在，去吧。」

「我怕，」我說。

「去吧，不睬他們就是了。」她說。

出了門，我趕快沿着人行道走去，希望那羣小孩子不來攪擾我。可是，我走近他們時，有幾個喊起來了。

「他來了！」

他們走攏來了，我拚命向家裏奔。他們把我抓住了，擲我在人行道上。我喊着，掙扎着，用腳踢着，但是他們從我手裏搶去了我的錢。他們用力拖我的腳，打了我幾個巴掌，我一路哭着回家。母親在門邊碰見了我。

「他們打，打，打我，」我氣喘喘地說。「他們拿，拿，拿了我的錢。」

我走上階沿，就在屋子裏找尋躲避的地方。

「你不要進去，」母親警戒我說。

我站定了，看着她。

「但是他們在我後面追來，」我說。

「你就站在這裏好了，」她說的非常嚴厲。「現在我教你，今天晚上，你站起來去跟他們打。」



吧。」

她走進屋子，我在門外等着，心裏又恐怖，又奇怪。她是怎麼搞的。不一會兒，她出來了，帶了更多的錢，另外又寫了一張單子；又帶了一根又長又重的手杖。

「把這些錢，這一張單子，這根手杖拿去，」她說。「到那鋪子裏去，把那些雜貨買來。假若那些小孩子來攪擾你，跟他們鬥爭好了。」

我氣餒了。母親要我跟他們鬥爭，這事情她以前根本沒有做過。

「他們要打我的，他們要打我的，」我說。

「那末，你就站在街上，不要回到家裏來！」

我跑上階沿，想經過她的身邊奔到屋裏。驟然間有一根針刺在我的嘴上。我站在人行道上，哭着。

「請您容我明天去吧，」我請求着。

「不，」她說。「現在就去！假若你回到屋子裏來，沒有帶着那些雜貨，我就要打你。」

她砰的一聲把門關了；我聽見鑰匙在鎖孔裏

轉動。我嚇的發抖。我孤單地站在黑暗的，可怕的街上，那羣孩子就在我的後面，我寧願回到家裏去挨打呢，還是從此不再回家，一時決不下來。我捏着那根手杖，哭着，竭力想作個決定。假若我願意在家裏，挨打就絕對免不了；但是，假若我願意在街上被打，那末說不定，我還能打贏他們。而不挨他們的打。我慢慢地走在人行道上走着，快近那羣小孩子時，緊緊地捏着手杖。我非常害怕，嚇得不敢出氣。現在我幾乎走到他們的旁邊了。

「他又來了！」他們喊了起來。

他們馬上圍攏來，奪我手裏的錢。

「我要打死你們！」我恐嚇他們。

他們越圍越緊。我就把手杖亂揮一陣，打破了一個小孩子的頭。我又亂揮一陣，一連打破了好幾個頭顱。我明白，假若我稍一撒手，他們就要報復，我非打到他們投降不可，我要把他們一個個打死，這樣他們才不能還擊我了。我眼裏裏

含着眼淚，咬緊着牙齒，拚命地打他們。我打呀打的，錢跟購物單子都掉在地上。那些小孩子打敗了，投降了，抱着頭不服氣地望着我。他們從來不會這樣憤激過。我氣吁吁地站在那裏，辱罵他們，挑撥他們再來跟我鬪爭。他們逃了，我在他們後面追着，他們哭着回去，尖聲地喊着。那羣小孩子的父親跑到街上來了，恐嚇着我。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像大人一樣地大聲叫喊，我告訴他們說，假若他們以後攪擾了我，我就要同樣地對付他們。最後我找到了錢跟購物單子，跑到那雜貨鋪子裏去。在我回家的途中，平衡地握着手杖，以便不時之需，可是路上一個影子也不見了。那一晚我贏得了到孟弗斯街上去的權利。

## 白種人和黑種人

我對每個人間的問題太多了，不久就成了個使人討厭的傢伙。不論鄰家發生怎樣細小的事情，我總愛把牠攪到我自己身上來。在這種情形中

，我才發見白種人跟黑種人的關係，一明白這種關係，我就大大地吃驚了。雖然我早已知道有一種叫做「白」種人的人，但是這種人一點也引不起我的興趣。我在街上看見白種男人跟白種女人不知多少回了，可是他們並不見得怎麼特別地「白」。在我看來，他們簡直跟別種人差不多，只是他們和我們之間，似乎總有些令人奇怪的不同地方，因為我從來不會和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人接觸過。我差不多根本不會想到過他們；他們只有在城市裏活動的時候，才像是另外的一羣人。我的親戚中有長得像白種人的，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才慢慢地能夠曉得「白」種人的所以爲「白」種人了。我的外祖母別人都說她長得像「白」種人，但是我從來不把她當作「白」種人看待。當我的同種的鄰舍爭相傳說某個「黑」種小孩子被某個「白」種人痛打的時候，我彷彿覺得「白」種人是有痛打「黑」種小孩子的權利的，因為我那時天真地想，那個「白」種人一定是那個被打的「黑」種小孩子的父親。不是所有的父

親，像我的父親那樣，都有鞭打他們的小孩子的權利嗎？在我看來，所謂父權就是一個人有痛打他的小孩子的權利。但是母親告訴我，那個「白」種人並不是那個被打的「黑」種小孩子的父親，而且他們之間毫無血統的關係，我聽了迷惑了。

「那末「白」種人爲什麼要教訓那個「黑」種小孩子呢？」我問母親。

「「白」種人不是教訓那個「黑」種小孩子，」母親告訴我，「他是痛打那個「黑」種小孩子。」

「爲什麼呢？」

「現在你太年輕，還不懂得這些事。」

「我是不會讓人家來打我的，」我堅強地說。

「那末不要到街上撒野了，」母親說。

## 在孤兒院裏

母親生了病，食物就成了個很嚴重的問題，天天

苦惱着我。飢餓老是跟着我們。有時候鄰舍開給了我們些食物，有時候祖母給我們寄了些錢來。現在已經是冬天了，我每天早上到轉角上的煤棧裏買一角錢的煤，裝在紙袋裏，提着回家。

關於我們去跟外祖母同住的問題，在晚上總熱烈地討論得很久，不過沒有討論出什麼結果來。我的父親現在完全遺棄我們了。母親跟外祖母帶着怒氣輕聲地談得很久，最後我聽見她說，「那女人該殺，她破壞了一個家庭。」

後來我們連房租也付不出來了。母親的病沒有好全，對父親又完全絕望，只好四處去找善堂來救濟。她找到了一個孤兒院，他們答應收容我們兄弟兩人；母親在那孤兒院裏也找到一點工作，得到一些小小的報酬。母親跟我們隔離了，她覺得非常不高興，但是也沒有辦法。

那孤兒院是一幢兩層的木板房子，坐落在一片廣闊的綠色的樹林中間。母親帶我們兄弟兩個到那屋子裏去，去見一位白黑混血的婦人，她自稱西蒙小姐；她生得又高又大，形容非常憔悴。

她立刻對我瞪了一眼，嚇得我連話都講不出來；在那屋子裏，我一見了她就覺得害怕。

那屋子裏擠着很多很多的小孩子，老是鬧得天翻地覆。每天的日常功課弄得我頭昏顛倒，我老是不能十分了解。我天天要忍受着飢餓和恐懼。一天只有兩餐，而且餐餐吃不飽。晚間上床睡覺之前，常常分得一薄片塗着糖蜜的麵包。小孩子們暗地裏懷着敵意和怨恨，繼續不斷地喊肚子餓。那裏充滿着一種緊張的搗亂空氣，想要把剝奪小孩子食物的那些人說給外面人知道，使他們得到一點責罰。

起初幾天，母親每晚來看我們，後來就不來了。我開始好奇地想，假若她也跟父親那樣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怎麼辦呢。我很快地就懂得懷疑各種事情和各個人了。當母親來看我們的時候，我問她爲什麼這麼長久不來看我們，她對我說是西蒙小姐不准她來看我們，西蒙小姐說她過分留心我們，反而會害了我們。我請求母親帶我出去；她流着眼淚對我說再等一下，她不久就

要帶我們到阿加薩斯去了。她走了之後，我的心也沈重了。

西蒙小姐想得到我的信任；她問我假若母親同意她收留我的話，是不是願意，我回答她說，不。她帶我到房裏去，跟我講了一大番話，可是她的話對我不起作用。恐懼和懷疑成了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記憶更清晰了，而且異樣地敏感。我開始知道自己在敵視人家。我順從着自己倔強的個性，怕動，怕開腔。感覺到是在空虛地過日子。我的想頭很多，我想逃。每天早上，我立誓要在明天早上逃走，但是到了明天早上，卻常常恐懼，不敢逃。

一天，西蒙小姐告訴我說，以後我要在辦公室裏幫她做事了。我跟她在一起吃飯，奇怪得很，我跟她面對坐着，竟不覺得飢餓了。那女人纏得我耍命。後來她叫我到她的辦公桌旁邊去，她正在那裏寫信封。

「站攏來一點，」她說。「不要怕啊。」我走過去，站在她的身邊。在她的下巴上，

有一個小小的瘤，我老是望着那個瘤。

「到那邊去拿一張吸水紙來，把信封上的墨水吸乾，我寫一個，你吸一個，」她指着那張離開我有一尺遠的吸水紙命令我說。

我伸手想去拿那張吸水紙。

「在這裏，」她尖聲地說，就把吸水紙塞到我的手指間來。

她寫好一個信封，就把牠推到我的前面。我拿着吸水紙，望着那信封，一動也不動。

「吸啊！」她尖聲地說。

我還是一動也不動，也不回答她。

「你怎麼搞的？」她問我。

我哭起來了，她把我拖出房去。我決定天一夜就逃走。吃飯的鐘聲響了，我不去吃，躲在走廊的一個角落裏。我聽見桌子上的碗碟在收拾了，就開了門，沿着馬路，跑到街上去。天晚了。我不覺懷疑起來，就停住了腳步。我應該回去嗎？不；回去就得挨餓，我怕。我繼續走着，來到三合土的人行道上了。來來往往的行人，在我身

邊經過。我是在到什麼地方去呢？我不知道。我愈走愈遠，心就愈來愈亂。我迷路了。

我站在人行道的中央，哭了起來。一個「白」種人警察跑到我身邊來，我好奇地望着他是不是來打我的。他問我爲什麼哭，我說我想找我的母親。我被那警察帶到警察局裏去，在那裏我吃了許多食物。我覺得比在孤兒院裏好得多了。我坐在一隻大椅子裏，四周有許多「白」種人警察圍着。我漸漸地睡熟了。有人在輕輕地推動我的肩膀，我張開眼來一看，是另外一個「白」種人警察，他坐在我的旁邊。他用一種安靜的，機密的口吻，問了我許多話，使我完全明白他不是什麼「白」種人。我告訴他說，我是從一個西蒙小姐管理的孤兒院裏逃出來的。

不多久，一個警察把我帶回孤兒院去，剛到門前，我看見西蒙小姐在階沿上等我。她承認我是從她那裏逃出來的。我請求她不要打我，但是她急急拖我到樓上去，把我關在一間空房間裏，我被她週身打了個遍。我哭着，從床上溜下來，

決心再逃走。但是我已被他們看守得很嚴密了。自從我想逃走之後，我的母親便接到通知，須來看我一次，她心裏慌亂得很。

「你爲什麼要逃走？」她問。

「我不想就在這裏，」我告訴她。

「但是你必须知道，」她說，「如果你還要叫我煩惱，我怎麼能够工作呢？你必须記住，你是沒有父親的。我盡我的力吧。」

「我不想就在這裏，」我重說一遍。

「那末，我就帶你到父親那裏去……」

「我也不想跟他就在在一起，」我說。

「不過我要你向他討一筆錢來給我們，我想帶你們到阿加薩斯我的妹妹那裏去。」

## 父親跟那陌生女人

個把星期過後，有一天晚上，我發覺我正站在一間木房子裏。父親跟一個陌生的女人，坐在一個燒得亮旺旺的火爐前面。母親跟我站在離開他們約有六尺遠的地方，彷彿我們不敢再靠近他

們一步似的。

「這不是爲我，」母親說，「這是爲了你的孩子，我才來向你索錢。」

「我沒有發什麼財啊，」父親哈哈地笑着說。

「小孩子，到這裏來，」那陌生的女人叫我過去。

我望着她，一動也不動。

「給他一個銀幣吧，」那女人說，「他是一個小流氓。」

「到這邊來，理查，」父親伸一伸手說。我搖着頭，退後了幾步，還是不斷地望着火

爐。

「我恨不得拿那火鉗來擲你！」我羞着我父親。

「理查，不要這麼說，」母親說。

「你應該死去，」我對那陌生女人說。

那女人哈哈地笑着，兩手抱住了父親的項頸。我漸漸地覺得可恥起來，很想離開。

「你怎麼能够讓你的孩子餓死呢？」母親問。

「讓理查跟我住在一起吧，」父親說。

「理查，你要跟你父親住在一起嗎？」母親問。

「不，」我說。

「你將有很多的東西好吃呢，」他說。

「現在我就肚子餓，」我告訴他，「可是我  
不願意跟你住在一起。」

「給那孩子一個銀幣吧，」那女人說。

我的父親就伸手到口袋裏，拿出一個銀幣來。

「到這邊來，理查，」他說。

我望望母親，望望那陌生女人，又望望父親，然後又望着爐火。我想要拿那個銀幣，可是我  
不要從父親那裏拿來。

「你應該覺得可恥了，」母親哭着說。「當  
你兒子肚子餓着的時候，你只給他一個銀幣。假  
若上帝有靈，他一定要退還給你。」

「我只有這一個銀幣，」父親說，又哈哈地

笑起來，把那銀幣放進口袋裏去。

我們離開了他們之後，我就有這麼一個感覺，好像我做了一件不乾淨的事情。幾年來，父親跟那陌生女人的影子，他們被爐火映着的臉孔，有好幾次在我的印象中活現出來，非常強烈，非常清楚，彷彿我可以指得出，伸手觸得到似的；我望着牠，覺得他是真的一樣，我老是想避開牠。

自從看見父親跟那陌生女人坐在一起的那一年起，直到現在再看見他，不覺已經過去了二十五年了。這會兒我看見他一個人站在紅色土壤的密士西必河旁的一個墾植場上。他是一個跟人家合夥的墾植者，穿得很破爛。他的布滿青筋的手裏，拿着一把滿是泥土的鋤頭。我跟他一談話，二十五年來他在我腦子裏的形象，大大地改變了。在血緣上雖然我們是骨肉，在他臉上雖然可以見到我自己的臉的影子，在他的聲音裏雖然可以聽見我自己的聲音的回聲，但是我們永遠是陌生人，說着不同的語言，在實際的生活方面，有着很

大的距離。二十五年以後的某一天，我在墾植場上會見他，他站在那裏望着天，微微的牽動一下嘴唇，當作笑容，他的頭髮白了，他的身體彎了，他的眼睛沒有神了，二十五年前，他那副令人畏懼的丰采，永遠從他身上消失了。——我深深的覺得，他是不會了解我的，我過去的一切，都沒有跟他在一起，他是永遠不會知道我的生活的。我挺實地站在他面前，心裏想起他過去的生活而痛苦着。在他過去的生命裏，飽受着風吹，日晒，雨淋，在他的記憶裏是生活的殘酷，從他乾瘦的身體上，可以知道他的感情，行動，甚至本能的激動，都被限制了……

### 愛拉講故事

快樂的日子已到了，牠給了我自由，從此我可以無拘無束，無憂無愁，任所欲爲了。有一天下午，母親來了，她說我們將要到阿加薩斯去，跟她妹妹一同住在愛蘭路，在愛蘭路附近我們將要遇見外祖母，她已從耐特克茲地方搬到密士西

比河旁的傑克生地方來住了。

外祖母在傑克生的家是一個很難找尋的地方。那是一幢二層樓的木板房子，分作七間。我和弟弟常常在那又狹又長的走廊裏玩捉迷藏，或者在梯上爬上爬下，或者在扶梯裏躲進躲出。這屋子是外祖母的兒子，克拉克舅舅給她置辦的，牆壁粉飾得雪白，前後有走廊，四周圍着柱子和欄干，我覺得全世界沒有比這再好的屋子了。

那裏有許多綠色的田野，我跟弟弟在那些田野裏玩着，走着叫着。隣家的小孩子，不論是男的女的，都很胆怯，我跟弟弟比起他們來，我覺得懂事得多了。我們神氣活現地給他們講，乘火車是怎麼樣子的，靜靜的黃色的密士西比河怎麼樣好看，在開脫，亞當號船上覺得怎樣，孟弗斯地方看起來像什麼，我怎麼樣從孤兒院裏逃出來。

爲要幫助家裏的收入，外祖母收留了一位黑白混血的學校教師，名叫愛拉的，在家裏寄食。她是一個年青的女人，富於夢想，不喜歡熱鬧，我見她很害怕，不敢跟她接近。我很想請她告訴



我她常常看的書，但是我老是沒有勇氣跟她打招呼。一天下午，我見她獨個兒坐在一根柱子前面看書。

「愛拉，」我請求她說，「你在看什麼書，請你告訴我。」

「正是一本書，」她含糊地說，用一種疑懼的眼光望着我。

「內容怎麼樣？」我問。

「假若我跟你講小說，你的外祖母是不是喜歡呢，」他對我說。

「不過我要知道。」

「你大起來，就會看書，書裏講些什麼也會知道，」她說。

「但是現在我就想知道。」

她想了一會兒，便闔了書。

「到這裏來，」她說。

我坐在她腳邊，抬起了頭望着她的臉。

「從前有一個很老很老的人，名字叫做藍鬍子，」她起初低聲地說。

她輕輕地把「藍鬍子和他的七個老婆」的故事講給我聽，我不去看那門口，不去看那陽光，不去看她的臉，什麼東西也不去看，只是靜心地聽着。她的話一句一句的落到我的耳朵邊，都是新鮮的，深深地感動了我。她告訴我藍鬍子怎樣去誘惑他的七個老婆，和她們結婚，他怎樣愛她們，後來怎樣殺死她們，他怎樣用她們的頭髮把她們吊起來，掛在一間黑暗的密室裏。這個故事使我住着的世界震動了。在她說着的時候，世界彷彿改變了，一切事物都異樣了，地面上好像盡是些妖魔鬼怪。不知怎的，從此我對於生命的感覺深沈了，對於事物的感覺也不同了。

我迷惑了，常常打斷了她的話，詳細地問她。我的幻想力更豐富了。那故事激起了我的感情，永遠纏在我的心上。當她的故事快要講完，我的興趣正在強烈，我忘了四周的一切的時候，外祖母輕快地跑到門口來了。

「停嘴，你這惡鬼！」她喊道。「我不要一個魔鬼在這間屋子裏！」

她的聲音很粗厲，我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抱歉得很，威爾遜太太，」愛拉站起來吃  
吃地說。「不過他問我——」

「你得知道，他正在是個笨孩子呢！」外祖  
母高聲地說。

愛拉低下了頭，走到屋子裏去。

「不過，外祖母，她的故事還沒講完呢，」  
我不服氣地說，我知道我最好不開腔。

她露着牙齒，用反在背後的手，打了我一嘴  
巴。

「閉嘴，」她呼叱道。「你們在講些什麼，  
你是不知道的！」

「不過我要聽牠後來怎麼樣！」我哭着說，  
躲過了牠正要打來的第二個嘴巴。

「你會給魔鬼燒死的，」她說得非常堅定，  
沒有多久，我就相信了她。

沒有聽到那故事的結局，我總覺得又空虛又  
失望。那故事使我呼吸迫促，情緒緊張，引起了  
我愛好小說的慾望。我立誓將來大起來要買到所

有的小說書，並且讀完牠們，來滿足我對於暗殺  
，欺騙，祕密的那些好奇心。那故事在我腦海裏  
留下了深刻的刺激，使得外祖母跟母親對我的  
一切恐嚇都沒有什麼用處。她們以為我的不聽勸告  
只是一時的執拗，一時的糊塗，相信我會很快改  
變過來的。她們一點也沒有看出那故事是怎樣無  
可挽救地勾引着我。她們不會想到愛拉偷着講那  
些欺騙，暗殺的故事給我聽，已經使我嘗到了有  
生以來最感動的經驗，任何勸告和責罵都不能動  
搖我。我已經嘗到了生命的意味，我一定要想種  
種法子去領受更多的這種意味。我知道他們不會  
了解我這種感覺，我表面裝得很平靜。但當沒有  
人瞧見的時候，我就溜到愛拉房裏，偷偷地拿一  
本書回到發倉裏去讀。可是我總是不能充分地認  
得上面的字，這使我無從懂得那些故事。我是怎  
樣想懂得牠呀，於是我就老是纏着我的母親，要  
她告訴我那些生字的意義。這並不是因為我已經  
曉得文字的價值，我只是覺得那些文字會把我帶  
到被禁止的誘人的地方去。

## 在火車上

後來我們帶了行李，在火車站上等候到阿加薩斯去的火車；我第一次看見在售票處的窗口，有兩行人，一行是白種人，一行是黑種人，自從我跟外祖母會見之後，兩種人的影像深刻地印在我的腦子裏，到死也不會消滅。我上了車，才知道車廂裏也分做兩部分，我們黑種人坐在一處，白種人坐在另外一處。我天真地想要到白種人坐的地方去，看看他們坐在那裏是怎樣一副神氣。

「我可以去望望那些白種人嗎？」我問母親。

「不要瞎說」

我一問起關於白種人和黑種人的事情，母親總是氣虎虎的，我完全不懂是怎麼回事。這兩種生活在一起的人，除了相打之外，好像永遠不相接觸的，這是什麼道理，我很想知道我的外祖母……她是白種人嗎？她多麼白啊！不知道白種人對她那晰白的顏色作什麼感想。

「媽媽，外祖母白嗎？」在火車駛過一處陰暗地方的時候，我問母親。

「假若你有眼睛，你就能够看見她是什麼顏色的。」母親說。

「但是你得知道，」我固執地說。

「爲什麼我得知道？」她問。「我不是白的。」

「外祖母看起來是白的，」我說，希望能成爲一個事實，「爲什麼她跟我們黑種人住在一起呢？」

「你爲什麼問起外祖母來呢？」母親用一種責罵的聲調岔開我。

「是不是外祖母跟外祖父結了婚才變成黑種人的？」

「外祖母並不是變成黑種人的，」母親怒氣沖沖地說。「她生下來就是黑種人。」

關於那祕密我又不得要領，那事實，我在言語之間，已經覺察到一點實在的情形了。

「爲什麼外祖母不跟一個白種人結婚呢？」

我問。

「因爲她不願意，」母親不耐煩地說。

「爲什麼你不願意跟我說呢？」我問

她打了我一下，我哭了。後來，她慢慢地告訴我說，外祖母原來是愛爾蘭人，蘇格蘭人，和法蘭西人的混血種，並且還有黑種人的血液。她老老實實，隨隨便便，平平淡淡地說着；她的情緒一點也不紛亂。

「那麼爸爸的血液裏是什麼人種呢？」我問。

「有幾分是白種人的，有幾分是紅種人的，有幾分是黑種人的，」她說。

「是印第安人，白種人，黑種人嗎？」

「對啊」

「那末我是什麼人呢？」

「將來你長大了，他們都會叫你做有色人種

，」她說。於是她轉過身來開玩笑似地笑着問我

：「賴特先生，你介意嗎？」

## 霍斯金先生，他死了

我們到了愛爾蘭鎮上，我看見馬琪姨母住在一間平屋裏，四周有竹籬笆圍着，好像是在自己的家裏，我很高興。一點也用不到懷疑，我在這裏是住不久的，將來會離開這裏，這便是我的種族感情第一次的激動。

馬琪姨母的丈夫，霍斯金姨丈，開設一家酒吧間，供應附近鋸木廠裏的幾百個黑種工人。

吃飯的時候，馬琪姨母的餐桌上，放着那麼多的食物，我簡直有點不大相信。我想我可以大吃而特吃了；不過我若把它完全吃光了，恐怕下次不會再有了。在我第一次坐在馬琪姨母的餐桌旁邊的時候，我沒有就吃，直到我問：

「我可以隨便吃嗎？」

「你盡量吃好了，」霍斯金姨丈說。

我不相信他。我吃着，直到把我的胃吃壞了，還不想離開桌子。

「你的眼睛比你的胃還要大，」母親說。

「讓他隨意吃吧，」霍斯金姨丈說。

吃過晚飯，我看見有很多餅乾高高地堆在麵包盤子裏，大為吃驚。雖然這許多餅乾放在我的眼前，雖然廚房裏還有很多的麵粉，可是我很擔心明天早餐將會沒有麵包吃。我怕這許多餅乾會在夜裏我睡着了的時候不見了。我不願意跟過去那樣，到明天早上醒來覺着肚子餓，而屋子裏又沒有一點食物。所以，我偷偷地從盤子裏取了幾塊餅乾，放在口袋裏，並不是立刻要吃，而是當作一種準備，預防任何可能發生的飢餓襲擊。以後我每次看見餐桌上的食物，總要偷些麵包放在口袋裏，母親給我洗衣服的時候，見了那許多黏黏的小塊，他罵我，要我去掉這習慣；我便不把麵包藏在口袋裏，而把牠藏在屋角裏，或者食廚的後面。偷竊和儲藏麵包的習慣，一直到我對於每餐的食物建立了信心之後才去掉。

一天早晨，我醒來，知道霍斯金姨丈昨天晚上沒有從酒吧間回家。馬琪姨母非常着急。她要到酒吧間去找他，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霍

斯金姨丈說過不准她到那邊去的。時間慢慢地過去，不覺已到吃中飯的時候了。

「我要去看看，或者發生了什麼事情，」馬琪姨母說。

「你或者不應該去，」母親說。「說不定有什麼危險。」

食物在火爐上燒熱起來，馬琪姨母站在前面走廊上，望着外面深沈的暮色。她又說要到那酒吧間去，我的母親又阻止了她一次，天慢慢地黑了，霍斯金姨丈還是沒有回來。馬琪姨母坐立不安，一聲也不響。

我們靜靜地吃着。一小時後，前面走廊上有一種沉重脚步聲，接着就有一種響亮的叩門聲。馬琪姨母趕快跑到門邊，把門打開。一個高大的黑小孩立在門外哭着，氣吁吁地，不住地搖頭。他脫下了他的帽子。

「霍斯金先生……他被擊斃了。他給一個白種人擊斃了，」那小孩子不住地喘着氣。「霍斯金先生，他死了。」

馬琪姨母尖聲地慘叫起來，即速離開走廊，在黑暗的夜裏，向那滿是灰塵的路上奔去。

「馬琪！」母親大聲地喊着。

「你們不要都到那酒吧間去，」那小孩子喊道，

「馬琪！」母親喊着，在馬琪姨母的後面跑着。

「你們假如到那邊去，他們會殺死你們的！」

那小孩子喊道。「那些白種人說，他們要殺盡他的親屬！」

我的母親把馬琪姨母拉回屋子裏來了。悲傷給恐懼趕跑了，那天晚上我們收拾了一些衣服碗碟，裝在一輛農家的馬車上面。在天亮以前，我們逃走了。後來我們知道霍斯金姨丈是給一個看上了他那繁榮的酒店的白種人打死的。他曾經好幾次用死來威嚇他，迫他離開，但是他爲了想多積一些錢，遲遲不想離開。我們在西海蘭娜地方租了幾間屋子，馬琪姨母跟我的母親整天整夜躲在屋子裏，怕在街上露臉。

沒有葬儀。沒有音樂。沒有舉哀。沒有花。

只有靜默，暗泣，耳語，和恐怖。我不知道霍斯金姨丈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葬掉的。馬琪姨母不能看他的屍體，也沒有權力去得到一點他的任何遺物。

## 媽媽病了

一天早上，有一種尖銳的聲音把我喚睡了。

「理查！理查！」

我趕快滾下床來。我的弟弟已經跑進房裏來了。「理查，你最好去看看媽媽。她病得很重了。」他說。

我跑到母親的房裏，看見她躺在床上，穿着衣服，眼睛開着，嘴也張着。她很安靜。

「媽媽！」我叫道。我走到她的旁邊，搖搖她。她輕輕地搖動着身體，呻吟着。弟弟和我再三地叫她，但是她沒有說話。她要死了嗎？看去不大像。我和弟弟互相望着；我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我們最好去叫幾個人來，」我說。

我跑到走廊裏，去叫一個鄰舍。一個高大的黑婦人匆忙地跑出門來。

「請你去看看我的媽媽，好嗎？她不說話了。我們沒法弄醒她。她病得很慘，」我告訴她。她跟了我到我們的房裏。

「賴特太太！」他叫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靜靜地躺着，閉着眼睛，非常嚴肅。那婦人觸我母親的手。

「她沒有死，」她說。「是的，她病了。最好去多叫幾個鄰人來。」

有五六个婦人來了，她們給我母親脫衣服，把她放平在床上，我和弟弟在走廊上等着。當我們可以回進房去的時候，一個婦人說：

「我看好像是中署。」

「很像是中風，」另一個婦人說。

「她這麼年青，」有人說。

我和弟弟靠在牆壁上，那些喧鬧的婦人在母親身上忙亂地工作着。中署？中風？是什麼回事啊？她死了嗎？其中有一個婦人問我，家裏有沒

有錢；我不知道。她們便在食廚裏亂找，找到了一兩個金圓，去請一個醫生。醫生來了。是的，他告訴我們，我的母親患了中風病。她病勢嚴重，需要有一兩個人日夜看護她；需要吃藥，她的丈夫什麼地方去了？我把過去的情形告訴了他，他搖搖頭。

「她必須要有人幫助她，」醫生說。「她全身麻痺了。她不能說話，最好餵些東西她吃。」

後來我在抽屜裏找到了外祖母的地址：我寫了封信給她，盼望她來幫助我們。鄰人們整天整夜服侍她，給食物我們吃，又給我們洗衣服。我天天過着一種昏昏沉沉的生活，不相信所發生的事情。也許外祖母不會來吧？我簡直想也不去想她。她會來的。現在寂寞得可怕。我的感情上受了很大的打擊。在一小時內，這個類乎友善的世界一變而為冷酷的敵對的了。

我在等候外祖母到來的時期中，非常緊張，她來時，我站起來，接下她手提的東西，機械地回答她問的話，非常聽話，我知道各種事情。都

得要我獨個兒去對付了。我約束了我自己。

外祖母要我寫信給她散在各地的八個孩子——連我母親她一共有九個孩子——吩咐他們寄錢來，並且說，「帶愛拉和她兩個小孩子到我們的家裏來。」錢寄來了之後，我們又料理了幾天家務。母親乘了一輛救護車去上火車，又用擔架抬了去上輪船。我們平安地到了傑克生地方，母親睡在樓上。那房子很大，也很清靜。我們說話很細聲，走路也放輕了脚步。空氣中佈滿着藥味。醫生不斷來來往往。日日夜夜我能聽到母親呻吟的聲音。我們想她隨時會死去。

克洛姨母從支加哥來了。克拉克舅舅從密士西比河畔的格林渥特來了。愛特渥特舅舅從密士西比河畔的加特斯來了。查利斯舅舅從阿拉巴馬的麻比利來了。愛笛姨母從阿拉巴馬的亨特斯維爾的一個教會學校裏來了。湯馬斯舅舅從密士西比河畔的嚇茲爾黑斯特來了。屋子裏有一種期待的空氣，我偶然聽到一句耳語，「她的孩子怎麼辦呢？」我覺得很害怕，知道別人——那些陌生

人就是我的親戚——正在討論我的命運。

一天晚上，我和弟弟被他們叫到前面房裏去，姨母們跟舅舅們正在那裏舉行會議。

「理查，」一個舅舅說，「你知道你母親病重嗎？」

「知道，舅舅。」

「外祖母沒有精力照顧你們兩兄弟了，」他接着說。

「是，舅舅，」我說，等着他的決定。

「馬琪姨母要帶你弟弟到台羅特去，送他去進學校。」

我等着。誰來帶我去呢？我想跟馬琪姨母一同去，但是我不敢說出來。

「現在，你喜歡到什麼地方去呢？」他們問我。

這問題使我大吃一驚；我靜候着命令，現在卻有一個選擇的機會放在我前面。但是我沒有勇氣來決定誰肯要我。

「隨便什麼地方，我都願意，」我說。



「我們誰都願意帶你去，」他說。

我馬上計算他們中間，誰住得跟傑克生最近。克拉克舅舅住在格林渥特，距離傑克生地方只有幾里路。

「我喜歡跟克拉克舅舅住在一起，因為他距離這裏的家最近，」我說。

「你真想跟克拉克舅舅住在一起嗎？」

「是的，舅舅。」

克拉克舅舅跑過來，把他的手放在我的頭上。

「好。我帶你回去，送你去上學。我們明天就去，再去買些衣服。」

我安心了不少，但是我很留意。我的弟弟很快活。他是到北方去的。我也想去，但是我沒有說出來。

## 我到了另一個小鎮

我乘火車到了南部的另一個小鎮。格林渥特的家是一座四開間的大木房子，坐落在一條清靜

的林蔭路上。玖迪姨母是個中等身材，整潔，嫻靜的黑白混血女人，當我走進去的時候，桌子上放着一份熱騰騰的晚餐。她的莊重，沉默的態度，使我很惶恐；她的每種動作似乎都是合着規律，而我對於那些規律不大了解。她把我看成個應分沒有家的壞孩子；我覺得她時刻在想把我想趕出去，她在的時候，我非常膽小。克拉克舅舅和玖迪姨母兩人跟我談話的時候，只當我是個大人，我很懷疑我自己是不是能够合乎他們的期望。我老是覺得跟母親在一起，即使住在污穢的陋巷裏，也有一種溫暖的感覺，在這裏卻一絲也沒有。這也許因為我對於任何事情太神經過敏了。

吃晚飯的時候，他們決定一天送我進學校。克拉克舅舅跟玖迪姨母兩人都有工作，他們告訴我，我的午飯留在灶頭上。

「現在，理查，這裏是你的新的家，」克拉克舅舅說。

「是，舅舅。」

「散學之後，檢些木材和煤炭回來當柴燒。」

」

「是，舅舅。」

劈些柴，先在灶裏生起火來。」

「是，舅舅。」

「到園子裏去打一桶水來，明兒早上玖迪好  
 資來喝。」

「是，舅舅。」

「你把工作做完之後，到下午，你就可以用  
 功讀書了。」

「是，舅舅。」

以前我從來不會被派去做什麼固定的工作，  
 因此我上床的時候，稍稍有點兒害怕。我睡不着，  
 我不習慣，覺得在那黑暗的夜裏蘊藏着陌生的人們，  
 陌生的屋子，陌生的街道。我將怎麼辦呢？

吃過早飯之後，克拉克舅舅帶我到學校裏去，  
 把我介紹給校長。在學校裏的第一個半天工夫，  
 平靜地過去了。我坐在那裏望着新奇的讀本，  
 一課一課看下去。那些題目好像是很簡單的，我

覺得還能够記住。我的心不安得很；我怎樣去跟  
 同學們做伴呢？因此覺得很徬徨。到一個新的學  
 校裏去，在生活上說，就好像去征服一個天地。  
 那些同學野蠻嗎？他們打起架來兇不兇？他們將  
 要跟我打架，我認爲這是一定的。

中午休息的時候，我走到操場上去，有一羣  
 同學走到我面前，對我從頭到腳望了個遍，互相  
 耳語着。我靠在牆上，想掩飾我的不安。

「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一個同學唐突地  
 問我。

「從傑克生來，」我回答他。

「爲什麼傑克生來的人都這樣醜呢？」他  
 問。

他們大笑起來。

「你們自己也未見得生得好看，」我立刻反  
 對。

「哼，你是個壞傢伙，是不是？」

「跟你一樣壞。」

「你知道你可以罵我嗎？」他問我。

「那麼，你知道你可以罵我嗎？」我問。

「你在罵我的媽媽？」他走前幾步。

「你要我罵我就罵，」我說。

這是我的一種試驗。假若我現在失敗了，以後在學校裏就完全失敗了。因為第一次的試驗不在課本上，而在同學間給我的有意的挑戰上。

「你把說的話收回去吧，」那同學對我說。

「隨我的便，」我說。

一羣同學咆哮起來，暗示將有一場戰鬥。那同學躊躇着，盤算着他打我的機會。

「你以為我只是嚇嚇你嗎，是不是？」他問我。

「老實告訴你，我並不那樣想，」我說。

有幾個同學只怕我們打起架來，把那同學推到我跟前，撞了我一下。我用力把他推開。

「不要推我啊！」那同學說。

「那末給我滾開！」我說。

他又來撞我，我用右手把他推開，打着了他的嘴巴。那羣同學叫着喊着，伸着拳頭，蜂擁上

來，我沒法，只好伸出手來就打。在互相廝打的時候，我們給那些叫喊着的同學弄得身不由主了。每打倒在地上一次，他們就發出一陣轟然的歡笑。我知道假若打不過那個同學，或者沒有一種好的表演，以後就得天天跟一個新同學打架。我非常勇敢地打着，盡力設法避免帶一條傷痕，流一滴血，好證明我不是個懦弱的人，而是自己能够留心自己的。上課的鈴聲響了，那羣同學把我們拉了開來。一場戰鬥也就告了個段落。

在教室裏，同學們都向我問長問短：好像我已惹人注意了。當散學的鈴聲響了的時候，我準備再戰鬥；但是那同學不見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見街上有一種便宜的指環，立刻想到那指環對於我很有用處。那指環上有顆紅石子，用幾個細細的尖鉤箝住，我鬆開了那幾個尖鉤，把紅石子取出，讓尖頭突出在外面。我把那指環戴在手指上，不露一點痕跡。現在我等一個頑強的人過來，一過來我就跟他打架；每打一下，我會在他臉上留下一條深紅色的傷痕

但是我從來不會用過那指環。自從我把我的新武器在學校裏展覽之後，同學間對牠就有一種品評。我向另一個敵人挑戰，但是他不來應戰。現在用不到戰鬥了。我已經領略過戰鬥了。

## 新的恐懼

我得到在操場上到處奔跑的權利之後不久，一種新的恐懼又發生了。一天晚上，就寢之前，我坐在前面房裏讀書。克拉克舅舅，他是個木匠包工，坐在書桌前打幾座房子的圖樣。玖迪姨母在縫補衣服。突然間門鈴響了，玖迪姨母引進一位近鄰來，他是我們的房東，我們住的房間。先前就是他住的。他的名字叫做布頓；是個身材高大，皮膚棧色，背已經駝了的人，當被介紹給他的時候，我站起來跟他握手。

「好，孩子，」布頓先生對我說，「在這間屋子裏看見另外一個孩子，我當然是很愉快的。」

「這裏還有一個孩子嗎？」我熱心地問。

「我的兒子在這裏，」布頓先生說，不住地搖頭。「可是現在他已經走了。」

「他幾歲了？」我問。

「他跟你差不多年紀，」布頓先生傷心地含糊地說。

「他到什麼地方去了？」我趕快問他。

「他死了，」布頓先生說。

「喔！」我說。

我不了解他。沉默了好久。布頓先生熱切地望着我。

「你睡在那房裏嗎？」他指着我的房間。

「是的，先生。」

「我的兒子在那裏睡過，」他說。

「在那裏嗎？」我想知道得準確些。

「是啊，正是那房裏。」

「睡在那張床上嗎？」我問。

「是的，那是他的床。我聽說你來了，我就把那張床給你舅舅，讓他給你睡，」他說。

我看見克拉克舅舅拚命向布頓先生搖頭，但是太遲了。布頓先生去後，我膽怯地跑到克拉克舅舅身旁。

「我怕睡在那裏，」我對他說。

「爲什麼？因爲一個小孩子死在那裏嗎？」

「是的，舅舅。」

「但是，孩子，那是沒有什麼可怕的。」

「我知道。但是我怕。」

「這是沒有道理的，」克拉克舅舅接着說。

「但是我怕。」

「你不要去想他。」

「可不可以讓我睡到別處去？」

「沒有地方好睡了。」

「讓我睡在這裏的沙發上好嗎？」

「讓我睡在這裏的沙發上好嗎？」玖迪姨母

用一種嘲弄的聲調效學着我說。

「讓我睡在這裏的沙發上好嗎？」我接着又

說了一遍。

「不好，」玖迪姨母說。

我摸索到那黑房間裏，探尋那張床；我有一種幻覺，好像我猝然觸到那個死去了的小孩子似的。我嚇得發起抖來。我趕忙跳上床，急速扯起被來蒙住臉。那天我一夜沒有睡熟；第二天早晨，我的睛眼紅了，氣喘個不住。第二夜也是那樣；害怕得睡不着覺。等到克拉克舅舅跟玖迪姨母去睡了之後，我就起來爬到前房，緊緊的蜷做一團睡在沙發上，身上一些也不蓋。第二天早晨我醒來時，發覺克拉克舅舅正在推我。

「你爲什麼這樣睡？」他問。

「我怕去睡在那裏，」我說。

「今晚你回去睡在那房裏，」他對我說。「

你必須忘了那件事情。」

我又是一夜沒有睡熟，怕在那個死小孩的房裏過夜——不久那間房就會不是我的了——嚇得渾身出了大汗。屋子裏的每種聲音都使我的心頓一下。第二天在學校裏，我呆了。回到家裏，又是一長夜的睡不着。再下一天，我在教室裏睡熟了。當教師問我功課的時候，我一句也回答不

出來。我沒有方法消釋我的恐懼，我懷念起家來了。一星期的睡不着覺，幾乎弄得神經衰弱了。

星期日到了，我拒絕到教堂裏去做禮拜，克拉克舅舅跟玖迪姨母都大為吃驚。他們不知道我的不高興到教堂裏去，爲的是想求些清靜。我請他們容我在任何地方睡一下。他們答應了我，我在前面階沿上坐了一整天；我沒有勇氣到廚房裏去吃東西，口渴的時候，我寧願繞過屋子，在後面園子裏的自來水龍頭上弄水喝，不願意冒險到屋子裏去。到就寢的時候，那間房又湧現在我腦際了。

「請你們讓我睡在前房的沙發上，」我懇求着。

「你必須忘了那恐懼才好，」我的舅舅說。我要求回家去。我走到克拉克舅舅跟前，我知道他帶我到這裏來，已受了損失，他存心想幫助我，他替我買了衣服跟書籍。

「克拉克舅舅，送我回傑克生去吧，」我說。

他隔着一張小桌子直望着我。

「你在這裏不快活嗎？」他問。

「不，舅舅，」我老實回答他，我害怕上面的天花板會破裂，落到我的頭上來。

「你真的要回去嗎？」

「是的，舅舅。」

「回到家裏，要東西沒有這裏那樣容易了，」他說。「家裏沒有什麼錢可以買吃的跟用的。」

「我想到母親那裏去，」我進一步推託說。

「是不是爲了那房間？」

「是的，舅舅。」

「好」我們設法使你在這裏快樂就是了，」我的舅舅嘆了口氣說。「也許我們不懂得怎樣才能使你快樂。但是你一定要回去，也只好送你回去了。」

母親還睡在床上

我很高興見着了母親。雖然她還睡在床上，可是已經好多了。醫生說要動了手術，才有恢復康健的希望。我熱切地希望母親早些恢復康健，但是動什麼手術呢？我是一個苦命的人，有很多希望是沒法實現的。我只希望母親能夠跟過去一樣康健地活在世上。我的感覺全給恐懼控制了，而且沒有人可以談談。我早已覺得，我所有的接觸是無法可以向我周圍的人發洩的。

愛特渥特舅舅來了，帶母親到克拉斯台爾去動手術；快要動身的時候，他們才決定帶我去。我趕緊收拾行李，同他們一起到火車站。在這段旅程當中，自始至終，我靜靜地坐着，不敢向母親那邊望，不敢想到回家，也不敢下車。我們到了克拉斯台爾，僱了一輛汽車到醫生那裏。母親很愉快，精神也很好，臉上帶着笑容，可是我知道她也跟我一樣，心中充滿着懷疑。我們進了醫生的待診室，我覺得母親是不會好的了。後來醫生來了，穿着一身白衣服，跟我握了握手，就帶我母親到裏面去。愛特渥特舅舅料理病房跟護士去

了，我覺得很無聊。我等候着。過了好幾個鐘頭，醫生到門邊來了。

「我的母親怎麼樣呢？」

「很好！」他說。

「她會好嗎？」

「在幾天之內就會好的。」

「現在我可以去看她嗎？」

「不，現在不可以。」

後來愛特渥特舅舅回來了，並且喚來了一輛救護車，帶了兩個人抬了一架擔架來。他們到醫生的診療室裏，把我的母親抬出來；她閉着眼睛，渾身纏了白布。我想跑到擔架那邊去看看她，但是我一點也不能動了。

「爲什麼他們把媽媽那樣的擔出去？」我問愛特渥特舅舅。

「醫院裏不大肯收我們黑種人，我們這樣纏了，想要他們收留我們，」他說。

我望着他們擔了擔架下樓去；我站在路邊，望着他們把母親擔到救護車裏開走了。我覺得，

母親已不在我的生活中了。

「我是不饒恕你的！」

外祖母是個熱心的基督教徒，而且是主張星期六安息的一派，我常常被迫去做禮拜，因此我給她管住了。

她教堂裏有幾位年紀較大的人，在宣講福音的時候，總要嚕嚕蘇蘇地說一大套奇幻的事情：什麼滿湖大火，海洋乾涸，滿山白骨啦；什麼太陽燒成了灰，月亮變成了血，星球落到地面上來啦；什麼一根木棒變成一條蛇，聲音響徹雲霄啦等等。

當我聽着那些栩栩如生的宣講的時候，很受感動，幾乎完全相信了；但是我一走出教堂，看見了明亮的太陽光，覺察到街上行人的活躍的生命，我就明白那些奇幻的事情沒有一樣是真的。

我又一次懂得了飢餓的意義。嘗到了飢餓的滋味，飢餓使我的身體煩躁不安，飢餓使我走向極端，脾氣激烈，飢餓使憎恨從我的心裏跳出來

，好像突然伸出來的一條蛇的舌頭，飢餓使我笑容可掬地向人求乞。在夢裏似乎連半片香草薄餅乾也得不到。以前我一有了錢，總要跑到拐角上那家雜貨舖子去買一匣香草薄餅乾，隨走隨吃，慢慢地走回來，一直到吃完爲止，不分給別人一點兒。

外祖母在強迫我相信她的上帝那件事情上，得到了一個幫手；愛蒂姨母，她的最小的女兒，剛從阿台巴瑪的亨特斯維爾宗敎學校裏回來，她說假若家裏確實憐憫我，願意教養我，就該把我送到教堂裏去，聽從她的教導。她建議，在秋季開學的時候，與其到一個普通學校裏去，不如進宗敎學校。假若我拒絕，他們非但要把我當作一個可怕的非宗敎論者，並且要把我認作一個沒有感情的忘恩負義的人。我說出許多理由來跟他們反對，但是我的母親和外祖母和愛蒂姨母說，我已經答應了。

那個宗敎學校開學了，我就悻悻地去入學。一間教室裏聚集着二十個學生，年齡從五歲到十



九歲，程度從小學到中學。愛蒂姨母是那裏的唯一的教師，從第一天起，我們和她之間，就起了一種很利害的對敵。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在學校裏教書，她知道在她教室裏有一個親戚，不承認她的信仰，而且不是她教堂裏的教友，她就神經過敏地，覺得忤忤不安。她要使每個同學都知道我是一個宗教上的罪人，這在她是不許可的，然而我一點也不在乎。

那些學生是天真的一羣，他們不會察覺在這個男女同學共同讀書的團體裏，有一個同學遭受着敵意的歧視和考驗，使他了解這世界是個什麼世界。

在第一個星期將過去的時候，我跟愛蒂姨母之間很顯然地潛存着一種衝突。一天下午，她從她的座位上站起，從座位間的通路走過來，站在我旁邊。

「你最好懂得那種事情，」她說，用一根尺輕輕地在我的指節上敲着。

「懂得什麼事情？」我驚奇地問，防護着自

己的手。

「看地板上，」她說

我就看地板上，看見有許多小胡桃肉：其中有許多使潔白的松木地板沾上了一些油跡。我立刻知道那是坐在我前面的那個小孩子吃的；我的胡桃還在袋裏，沒有剝開。

「這件事我一點不知道，」我說。

「你該懂得，在教室裏吃東西是不許可的，」她說。

「我沒有吃什麼東西，」我說。

「不要說謊！這裏不是一個學校，這裏是上帝的聖地，」她非常憤怒地說。

「愛蒂姨母，我的胡桃在我的袋裏……」

「我是威爾遜小姐！」她說。

我一聲不響地望着她，後來我才知道，我真的惹惱了她。她警告我要叫她威爾遜小姐，因此我多數的時候是叫她威爾遜小姐的，她見我叫她愛蒂姨母，就覺得很害怕，因為我破壞了做學生的規矩。每個學生道她是我的姨母，而且很有幾

個知道得很清楚。

「抱歉得很，」我說，轉過頭來，打開了書。

「理查，站起來！」

我不動。教室裏空氣很緊張。我緊緊地拿着書，知道全教室裏的同學都在注視我。我不會吃胡桃；我叫了她愛蒂姨母，是我的不是；不過，我不願意單獨一個人無端地受她責罰。同時，我希望坐在我前面的那個同學想出一些話來救我，實際上是他犯的罪。

「我沒有把胡桃肉丟在地板上！」

「那末是誰丟的？」

「我不知道是誰丟的。」

「到前面去，」愛蒂姨母說。

我慢慢地走到她的桌子旁邊，靜待她的譴責：當我看見她到一個牆角去，拿起一條細長的綠色的軟鞭子，走到我這邊來的時候，我的心跳得很利害，失掉了控制。

「我沒有做什麼事啊！」我說。

她打我，我躲避着。

「孩子，站直來！」她怒氣沖沖地，臉色鉄青，身體發抖。

我筆直地站着，覺得我在那些規矩的同學面前丟醜，比受着愛蒂姨母的打罵更加難堪。

「伸出手來！」

我伸出手來，宣誓不再犯那種過失。她打我的手心，直打到發紅，後來又打我的腿，直打到了傷痕。我咬緊牙齒，忍住啜泣。當她歇手的時候，我的手還是伸着，指點着她，她就打不到我的身上來，我的眼睛閃也不閃地瞪着她的臉。

「手放下去，坐好，」她說。

我放下手，轉過身來，我的手心火一般熱，我的全身感到緊張。我氣虎虎地回到座位上。

「我是不饒恕你的！」她在我的後面說。

## 上帝保佑我們

下午，愛蒂回到家裏——我比她先回來——她叫我到廚房裏去，我到了廚房裏，看見她手裏

拿着另外一條鞭子。我的神經緊張起來了。

「你是不是還要打我！」我對她說。

「我是在教訓你！」她說。

我帶着一種反抗的情緒站着，這是我有生以來不會有過的一種反抗情緒，跟我自己反抗的一種情緒。我很想跑到一張碗櫃旁邊，打開抽屜，取出一柄小刀來防衛我自己。但是，也許由於我幼年時代的艱苦，也許由於我到處流離的生活，也許由於我會經遭受過的種種橫暴，我努力把我的衝動壓住了。站在我面前的那個女人是我的姨母，是我的母親的妹妹，是外祖母的女兒；在她的脈管流着跟我一樣的血；在她的許多行動上，我可以看到有許多跟我一樣的善於欺瞞，在她的言語上，我聽到我自己的回聲。我不願意跟她吵得太激烈，可是我也不願意爲了一件我沒有承認的過失而遭受毆打。

「你打我是因爲我把胡桃丟在地板上嗎？但是我並不會丟。」我說。

「那末，是誰丟的？」

現在我獨個兒跟她在一起，毫無辦法可想，只好放棄了忠直的心情，把那個犯過的同學的名字告訴她，我覺得不應該憐憫他。

「你爲什麼早先不說？」她問。

「我不願意說別人的閒話。」

「所以你說說了？哼！」

我不好再說了；我無法說明這高尚的脾氣的價值。

「伸出手來！」

「你不是要打我嗎？我沒有丟啊！」

「因爲你說謊，所以我要打你！」

「不要，不要打我啊！你要是打我，我就跟你對打！」

她猶豫了一下，然後拿起鞭子打我，我躲躲閃閃，跌到一個牆角裏。她居高臨下對着我的臉上打。我跳起來，尖聲地叫着，躲過她，拉開碗櫃的抽屜；抽屜轟隆一聲，倒翻在地板上；我檢起小刀，捏在手裏等她過來。

「現在，我要你不要打我！」我喊。

「你把刀放下！」

「讓我一個人在這裏，要不然，我就要用刀刺你！」

她站着跟我爭論。後來她決定跑到我的旁邊。我用小刀刺她，她捏緊我的手，想使小刀鬆下來。我把我的右腿絞緊她的腿，推了她一下，她就一個踉蹌；我們在地板上碎碎蓬蓬地響着。她比我強，我覺得我的力氣漸漸弱下了；她還是在搶我的小刀子，我望她一眼，覺得她假若搶得了刀，她就要刺我。我咬她的手，我們扭成一團，互相抓住，推跌，廝打，好像我們是陌生人，是死對頭，大家在拚命似的。

外祖母跑進來，她嚇得怔住了。

「愛蒂，你在幹什麼？」

「他拿了一把小刀！」她氣急地說。「我要他放下！」

「理查，把小刀放下！」外祖母喊道。

母親一顛一跛地走到門邊來。

「理查，停手！」她喊道。

「我不，我不願意給她打！」

「愛蒂，讓這孩子一個人在這裏吧，」母親說。

愛蒂姨母慢慢地站起來，她的眼睛盯住那小刀，後來她轉過身子就跑出廚房去了。臨去的時候，她一脚把門踢開，門開得很大。

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說個明白，她們都願意聽着。外祖母走過來拿那把小刀，但是我躲開她，跑到後園去了。我一個人坐在階沿上發抖，非常感動，不出的哭泣起來。外祖父走過來了；愛蒂姨母已把事情告訴他了。

「孩子，把小刀給我，」他說。

「我早已放在原地方了，」我扯了個謊，臂膀一夾緊，便把小刀藏過了。

「怎麼回事啊？」他問。

「我不願意給她打，」我說。

「你還是一個小孩子哩！」他訶叱道。

「但是我不願意有人打我！」

「你做了什麼事？」

「沒有做什麼事。」

「你說謊，跟一條狗跑的那麼快，」外祖父說。「假若不是爲了風溼病，我準揍你個半死不活。」

「我不願意給她打，」我又說道。

「你太壞了，」他說。「孩子，你最好坐着不要動，不然你要上斷頭台了。」

愛蒂姨母對這次的失敗，非常憤慨，她老是对我很冷淡，很輕蔑。我自己覺得我對她的管教已不大理衆，也不大尊敬她。直到好幾年以後，她結了婚，我們還是很少談話。我們雖然在一張桌子上吃飯，在一間屋子裏睡覺，但是，我只是一個鄙吝的，受了驚嚇的小孩子，她是教會裏的祕書，又是宗教學校裏的教師。上帝保佑我們的家庭，給我們一種愛情，使我們連繫起來……

## 我老餓着肚子

我進了詹姆大廈公立學校之後，總算有一年沒有輟學；除了有一年在宗教學校之外，每次我

入學不久，總會因爲發生了什麼事故而輟學的。我的性情早已是偏激的了；我的經驗早已比我的學識豐富得多。雖然我一點也不覺得害怕，可是以後的四年，卻是我一生中正式讀書唯一的機會。我被分派在第五級、

我不分日夜的用功讀書，在兩個星期裏我被升到第六級去了。我高興得不得了，趕快跑回家去，滔滔不絕地說着那消息。家裏人都不相信，認爲這是不可能的。怎麼一個壞到極點的壞孩子會那麼快升級呢？我告訴家裏人說，我要特別努力研究藥物學，想在藥物方面有些發見。我充滿着成功的希望，對於怎樣去進藥物學校的念頭，一想也不想。自從我在兩個星期裏跳了一級起，我把任何事情都看做是可能的，簡單的，容易的了。

現在我跟男女同學一起讀書，一起打架，一起談天；這件事情使我的行動復活了，鞭策着我的天性向上，使我感動到了極點。我知道我將來長大了，還得生活在這個我曾經戰鬥過的，遭遇

過的世界。將來的遠景突然朦朧地呈現在我的眼前，就是說，一個實在的未來，朦朧地在密士西比河畔的一個小黑人的眼前顯露出來了。

我的同學大部分在早上晚上跟星期六都出去做工作；他們的收入很豐富，很可以購些書籍，添件把衣服。在學校裏，他們的口袋裏常常帶着錢。我看見一個同學利用中午休息的時間，到一家百貨商店裏去，在琳琅滿目的櫥架上，東張西望，任意選擇他所要的東西——就是價錢貴的，他也毫不在乎——我看着覺得神奇的不得了。但是當我把我要去工作的意見對外祖母說了出來的時候，她就加以反對；她教訓了我一大頓，說什麼，我不該在星期六出去工作，那天我是睡在她的屋子裏的。

我說星期六是我唯一可以出去賺錢的日子，外祖母兩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引用聖經上的話對我說：

「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驢可以歇息，並使你婢女的兒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適……」

那是她末了的話。我們現在雖然生活在飢餓的境況裏，我想用我薪水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二交給外祖母，請她答應我出去做工作，可是她的回答還是堅定的「不」跟「不可以」。

爲了給自己辯護，我列舉出關於我的家庭和我的生活種種問題來跟她反抗。當我知道了我的要求得不到允許之後，我只得設法避免引誘，在學校裏，我不大跟男女同學來往。我不斷地偵察他們的組織，可是永遠不讓他們知道我的生活。我暗地裏估量他們的友情，可是也只有我一個人知道，表面上我對他們只不過笑笑，或者跟他們短促的說一兩句話。每天中午，一定跟着那些男女同學到拐角上的那家百貨商店裏去，靠在一垛牆上，望着他們買火腿麵包。在他們問我「你爲什麼不吃中飯？」的時候，我一定一聳肩膀，表示吃驚地說：「啊，中午時候，我肚子不餓。」我望着他們把麵包一塊一塊切開來，裹着溼的沙丁魚，不斷地嚥着唾液。我一再立誓，有那麼一天，我要終結我的飢餓，疏遠他們，永遠過跟

他們不同的生活；我一些也不用疑惑。我是永遠不能跟他們的生活打成一片的。命運注定我要跟他生活在一起，但是我的生活方式並不跟他們一樣，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在後來幾年中讓他們知道了，使他們大大地吃驚。

現在我眼前呈現着一個生氣蓬勃的世界，我要去探險，這就是說，在學校散了學之後，不就回到家裏去，我要在外面多跑，多看，多問，多說。我回到家裏去吃晚飯，外祖母一定不讓我再出去，爲了要在外面多跑跑，我就得有十二小時沒有東西吃。我在早晨八點鐘吃早點心，在晚上七點鐘（或者更晚一些）吃晚飯。我的環境使我飢餓慣了，雖然這是不合理的，但是我老是餓着肚子。我把書包掛在肩上，跟着一羣人在森林裏，河邊，溪邊，商業區裏，賭場門口，電影院裏（沒有花錢），球場上，磚瓦窰裏，鋸木場上，紡織廠裏（看他們的工人在那裏工作），到處亂闖。長時間的飢餓使我變得很衰弱。走起路來，就有點兒脚步擺不穩，心砰砰地跳得利害，我的身體搖

個不停，氣也喘不過來。不過我因爲得到了自由，所以快樂得連飢餓也不覺得，甚至連身體上的種種感覺也暫時忘掉了。

我的衣服破爛得不成樣兒了，我覺得穿着這樣的衣服到學校裏去很難爲情似的。班上有很多同學穿着新衣服。這更使我覺得非離開外祖母不可了；我對她說，假若她不讓我在星期六到外面去工作，我要離開家了。

「我在什麼時候才算學够了，才可以出去找工作了呢？」我問她。我把破襪子給她看，我把破衣服給她看。「看啊，我不要這樣地穿着到學校裏去！我不是向你索錢，也不要什麼旁的東西，我只要你讓我出去做工作！」

「那末你不能够住在這裏。」她說。

「我走開就是了，」我抖得非常利害。

「你不能離開這裏，」她重複地說。

「你以爲我是在說笑話嗎？是不是？」我問，我決定要使她明白我心裏的感覺。「我真願意馬上就走開！」

我跑到房裏去，拿了一隻壞了的手提包，把我的爛衣服放了進去。我身邊一個子兒也沒有，但是我正要離開的時候，她跑到房門口來。

「傻孩子！把提包放下來！」

「我要到我能够工作的地方去！」

她從我的手裏奪去那隻手提包；她抖得很利害。

「好。」她說。

她哭着，很快地走開了。她的仁慈勝過了她的恐怖。我把手提包裏的東西拿出來，覺得有點疲憊了。我痛恨這類感情的激動，因為它們常常使我緊張，又使我鬆懈下來。現在我對於外祖母跟愛蒂姨母的確已經冷淡了，但是，我把反抗外祖母跟愛蒂姨母的事情告訴給母親的時候，她對我笑笑。她起來搬動着她的兩隻麻木了的腿，踉踉跄跄地走過來吻我。

「來水啊！」

夏，晴朗炎熱的日子，飢餓在我的意識中還是

一個嚴重的問題。母親的健康恢復得很慢，現在顯然成爲終身殘疾了。到九月間我還能去進學校嗎？我覺得很寂寞。讀書呢，還是找工作？我想到北方去。但是，假若我讓母親一個人住在這間寂寞的屋子裏，這怎麼好呢？我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裏又怎樣生活呢？我懷疑着，恐懼着。我的朋友們又買了新衣服，每套價值約在十七元到二十元之間，這筆錢在我簡直大得像一座阿爾卑斯山哩！這是我在一九二四的實在情形。

消息傳來，附近有一家磚瓦工場正在招用人，我便去應試了。我太衰弱了，我的體重還不到一百磅。在中午的時候，我偷偷地跑到那個工場上去，在潮濕的通道上走着，到處可以嗅到黏土的清香，到處可以看到一手車溼漉漉的，剛從機器上製成磚瓦。我挽住了一輛手車的把手。用了很大的力氣，還是不能把它舉起來；它的重量也許比我所用的力氣要大上四倍。做這工作，要我的力氣比它大些，我的體重比它重些才好啊！

後來我問了許多人，才知道有一個管水的小



孩子不見了；我到辦公室裏去接洽，就被雇用了。我在烈日底下，提着一大鉛桶的水，從這一羣正在勞動的黑種人那裏，跑到另一羣正在勞動的黑種人那裏，每天一元錢；他們每個人拿起了水杓，先喝一大口，漱了漱口，就噴出來，然後慢慢地一口一口喝下去，喝得很久，好像要把所有的辛苦溶解在水裏似的。我要離開的時候，他又喊着：

「來水啊！」

有幾個人幫着喊：

「小孩子，這兒！」

深泥坑，污水溝，滑溜溜的斜坡上，我提着鉛桶到邊都得去，都得要大大地掙扎着。我一點不鬆懈，有好多次，爲了肚子餓，站不住腳，蹣跚地走着。到了一個星期的末了，錢就變成了家裏的浩大的開支。後來我在工場上得到了一件工作，就是檢取碎磚，一元半一天。我在磚塊的中間穿來穿去，把破裂了的磚頭檢出來；裝滿了我的手車。我就把手車推出去，推到木架子上面

。倒在一個池潭裏去。

夏季過去了，磚瓦窯停了；我又沒有工作了。我聽說一個高而富球場需要一個拾球的孩子，因此我跑了五里路到球場去，我被一個很漂亮的白種人雇用了，拾了九次球，得五十分錢的報酬。我不懂球的玩法，在好幾分鐘裏，我失拾了三次球；好像我的眼睛還不能夠追尋那些飛着的球。那個白種人不要我了。我看着另外的小孩子拾球，半小時後，我又背了一隻高爾夫球棍的袋，跟着一個球到處跑了。我賺到了一元錢。回到家裏我覺得很疲倦，肚子也非常飢餓，對於高爾夫球非常憎惡。

### 我寫了一篇小說

學校開學了，雖然我一些也沒有準備，但是我已經註了冊。學校在市外，離街市很遠，我天天吃了些粉糊一類的早點就步行去上學。我上了一個月課還沒有書，後來我找到了一個職業，早晚出去工作，每星期三元錢。

我坐在教室裏，一肚皮的好奇和夢想。一個天氣乾燥的下午，我拿出我的作文簿來，對我自己說，我要寫一個完全理想的故事。但是那故事怎樣寫呢？我擬好了一個結構，寫一個農奴想要霸佔一個寡婦的屋子，我把那個故事的題目叫做「魔鬼的半畝地」。那個故事完全憑着一時的衝動寫下，所以是不純熟的。我花了三天功夫把它寫完了，到什麼地方去發表呢，一時想不定。

拿到本地黑人的報紙上去發表吧……我到一家報館的辦公室裏去，把我那本破爛的作文簿拿出來，放在一個自稱為編輯人的面前。

「什麼東西？」他問。

「一個故事，」我說。

「一則新聞」

「不是，一篇小說。」

「好。讓我來拜讀吧，」他說。他把我的作文簿放在桌子上，一面不住地吸着他的烟斗，一面好奇地望着我。

「不過我想請你現在就看，」我說。

他向我瞥了一眼。我對報紙的編輯一些也不知道。我以為誰拿了一篇小說到編輯先生那裏去，編輯先生坐下來看一遍，就可以決定用不用了。

「讓我來拜讀，明天給你回音，」他說。

「好，」我說。「我明天再來。」第二天下午，我又到報館裏去了。

「我的小說可以用嗎？」我問。

「已經在打字了，」他說。「我們要把它發表出來。」

「有多少錢好拿？」我高興地問。

「我們是不付稿費的，」他說。

「但是你們的報紙是賣錢的，」我合理地說。

「啊，」他笑着，「你的小說發表了之後，我們的讀者都知道你的名字，正是你成名的開頭哩。那就是你的報酬。」

「但是，假若爲了那篇小說，你們的報紙銷路很好，那末你就得分一些錢給我，」我堅決地

要求着。他又笑着，我覺得我使他很高興。

「我要答應你一件事情，比錢有價值得多，」他說。「我給你一個學習寫作的機會。」

我很高興，但是我始終認為他剝削了我。

「我的小說什麼時候才發表？」

「把它分三次發表，」他說。「第一次這個星期就可以刊出來。不過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問你：你願不願意給我一些補白的材料？」

「我爲了一星期三元錢的工資，每天從早到晚工作，」我說。

「噢，」他說。「不過還是繼續做下去的好。這個暑假你做了些什麼事？」

「沒有做什麼事。」

「那末，在沒有找到另外的工作之前，請常來看我，」他說。「多寫些小說來啊。」

過了幾天，有好幾個我的同班同學手裏拿了幾張「南方記事」報用着滯礙的眼光望着我。

「那篇小說真是你寫的吗？」他們問我。

「是的。」

「爲什麼寫那篇小說？」

「因爲我要寫。」

在家裏同樣也有些麻煩。有一天，外祖母清早就到我的房裏來，坐在我的床邊。

「理查，你在報紙上發表些什麼？」她問。

「一篇小說，」我說。

「講些什麼？」

「完全是一個故事，外祖母。」

「但是他們告訴我，說刊了三次。」

「就是那個故事，分了三次刊登。」

「故事裏講些什麼呢？」她固執地問。

我防備着，恐怕牽涉到宗教的問題上去。

「完全是我杜撰的一個故事，」我說。

「那是魔鬼的作品，」她說，後來出去了。

母親也覺得煩惱。

「孩子，你得莊重些才好啊，」她說。「現在你大了，假若人家以爲你頭腦不清楚，你便不容易找到工作了。說不定學校當局會責問你爲什麼寫小說。」

我不能回答她。

「我會變好的，媽媽，」我說。

「文憑，我不稀罕它！」

那年冬天，我弟弟從芝加哥回來了。我見到他很高興，雖然彼此都陌生了，但是不久我們又廝熟起來。我覺得家裏的人對他的感情，比對我好得多。我的弟弟慢慢地公開批評起我來，他的興致真好，可是我受到了損害。我是生來就愛孤獨的。我處處提防着他，變得容易生氣了。

學期終了。我被選為畢業典禮中致告別辭的代表，又被派定要寫一張通告張貼在一個公共場所。一天早晨，校長先生把我喚進他的辦公室。

「理查·賴特，這是你的演說辭，」他推開了桌子上的大堆文件，心平氣和地對我說。

「不過，校長先生，我的演說辭早寫好了，」我說。

他自負地，放恣地大笑着。

「聽我的話，孩子，到了那天晚上，你同時

要向白種人和黑種人演說哩。怎麼好由你一個人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呢？你還沒有經驗……」

我生氣來了。

「我知道我沒有受過多深的教育，校長先生，」我說。「但是那些人是來聽學生演說的，我不願意說你寫的演說辭。」

他把背靠在椅子裏，驚異地望着我。

「你得知道，在這學校裏，以前我們從不會有過像你那樣的學生，」他說。「不知道你在這裏怎麼就下來的。但是，聽我的話，把這篇演說辭拿去，念熟它。我知道這個比你的好得多。到了那晚上，你不能够當着白種人的面添加些什麼話。」他躊躇了一會兒，又意味深長地對我說：「管理學校的人也要來，你要給他們留一個好印象才是啊。我做校長做了好多年了，比你的年齡還要久，孩子。我曾經看見過不知多少的男女學生從這學校裏畢業出去，沒有一個不以背誦我給他們寫的演說辭為驕傲。」

我立刻明白了，我在跟校長先生搗蛋。我想

要畢業，但是我不願意在公開演說時說那不是我自己想說的話。

「校長先生，那晚上，我要說我自己的話，」我說。

他動怒了。

「你正是一個年紀小，火氣大的笨孩子，」他玩弄着一支鉛筆，直望着我說。「說不定你是不能畢業的吧。」

「但是我的畢業考試已經及格了，」我說。「瞧，孩子，」他大聲地對我說，「我是決定全校考試成績的人。」

我聽了一怔。我在那學校裏已經兩年，我從來不會想到過校長先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從來不會注意過他。

「那末我不能畢業了，」我直捷了當地說。

我轉過身子想走了。

「且慢，到這邊來，」他喊道。

我轉過身子，面對着他；他用一種疎遠的，

長輩的態度對我微笑着。

「你要知道，我是很高興跟你談話的，」他說。「我老是想把你編在學校的系統裏，在這裏繼續受課。但是，現在，我想你是不高興接受的。」

他是在引誘我，逼迫我；他要我接受的是南方人的生活方法，那是籠絡年青黑種人思想的一種技術。

「瞧吧，校長先生，我也許永遠得不到再進學校的機會了，」我說。「不過我喜歡認真做事。」

「這是什麼意思？」

「我沒有錢。我得去工作。現在，這張第九級的畢業文憑在我的生活上沒有多大的幫助。我不十分稀罕它，這不是你的錯，我將來做事不靠這個。」

「關於這件事，你沒有跟任何白種人說過嗎？」

「沒有，先生！」

「我想知道個明白，」他說。

我的玩笑還要開下去；校長先生現在怕我毀了他的工作！

「校長先生，你是不了解我的，」我笑着說。

「你正是一個青年熱情的笨孩子，」他又自負地說。「孩子，醒醒吧。向你生活着的世界去學習。你是苦痛的，將來你怎麼樣，我也知道。你的情形我很明白，你的親戚我也知道。現在，假若你玩够了，」他笑嘻嘻地眨眨眼，「我願意幫你去進學校，去進專科學校。」

「我要學習，校長先生，」我對他說。「不過有許多事，我不想知道。」

「再會，」他說。

我回到家裏，雖然很苦痛，但是下了決心。我曾經跟一個販子說過，他想買我。我覺得我身上有着一種不清不爽的事情。

我跟校長先生衝突的消息，全班同學都知道了，同學們都公開地批評起我來了。

「理查，你是一個笨孩子。每次你得了機會

，你總把它丟了。假若人家早知道你是個笨孩子，他們就不要着去致告別辭了，」他們說。

我咬緊牙齒，不再開口，但是我身上穿的是套襤褸的衣服。我的級友們爲了想「救」我，擾得我忍耐不住，到了要破裂的地步。最後校長先生因爲怕我屈服，所以出來訓誡了他們一頓，讓我一個人走出去。

在我去演說之前，我又有了了一個問題。全級中只有我一個人在那裏耽不久了，我已經忍心地決定要永遠離開學校了。我不是去找工作嗎？我能不能找到合意的工作呢？當我永遠離開學校的意見給家裏知道了的時候，家裏就好像給一陣風暴襲擊着。

「你離開學校太快了，」母親說。

「你還是一個小孩子，一些本領也沒有，」湯姆舅舅說。

「他丟掉了他自己，」外祖母說。

我完全決定了。我從我的傭主那裏借了錢，去償清買一套灰白色的衣服所欠的債。

在行畢業典禮的那天晚上，我很緊張；我站起來，面對着聽衆，我的演說辭就脫口而出。我的話一說完，很有許多人稱讚我。他們喜不喜歡聽，我完全不管；我已經演說過了。在我離開講台之前，我想立刻忘掉一切節目。在我跑近門邊，想逃到街上去的時候，有幾個級友圍攔來跟我握手，有幾個同學邀我去參加一個集會，可是我沒答應。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我都不想再見。

### 在眼鏡鋪裏

在一段短時期裏，我幹了一大堆的小事情，我的態度，語言，跟看法，和人家合不攏，因為辭掉了這個，又去找那個。我離職的時候，從來不會積蓄過錢。有時候我很懷疑我究竟能不能夠積起錢來。

一個失了業的早晨，我到一個同級的老同學——格列其斯那裏去，他是議會大街上的一個珠寶匠。我到他那裏去的時候，他正在拭窗子。

「你知道有什麼地方能找到工作嗎？」我問

他輕蔑地望着我。

「對啊，我知道你什麼地方能找到工作，」他說着大笑起來。

「什麼地方？」

「不過我擔心你能不能接洽成功，」他說。「什麼意思？」我問。「那工作在什麼地方？」

「把握住你的時間，」他說。「你知道，迪克，我知道你。你在整個夏天都有工作做，現在卻又找不到了。爲什麼呢？因爲你是個性急的人，一切忍耐不住。這是你最大的過失。」

他拍拍我的肩膀；他的臉上充滿着對我恐懼，憎惡，憂慮的神色。

「你是不是不要活命了？」他問我。

「該死的東西，當然不！」

「那末，你還是好好地學習些南方人的生活方法吧！」

「你在說什麼？」我問。「那個話該白種人

對我說的。爲什麼說起那個話來呢？」

「看見嗎？」他指着我大聲地說。「看你的臉上！你不讓人家說什麼，你就亂頂亂撞。我想幫你點忙，你不要我幫忙。」他猶豫了一下，向四周望了一望；街上滿是白種人。他輕輕地沈沈地對我說，「迪克，瞧啊，你是黑，黑，黑種人啊，看見嗎？你懂得那意思嗎？」

於是，他滔滔地說出一大套關於我在夏天做那幾種工作的時候的種種行爲來。

「你怎麼知道的？」我問。

「白種人辦那些事業，是爲看守黑種人才辦的，」他說。「他們遊歷過全世界了。現在，我的老闆是一個新愛爾蘭人，他告訴我許多事情。你早已被他注意了。」

我能相信他嗎？是真的嗎？我怎樣才能生活在這奇異的白種人的世界裏呢？

「那末，請你告訴我，我應該怎樣做才好呢？」我坦率地問。「我要找些錢來作路費。」

「等一下，我來告訴你，」他說。

那時候有一個女人跟兩個男人向珠寶店走來

；我就躲在一邊讓他們過去，我一心想着格列其斯的話。格列其斯突然捉住我的臂膀，猛刺的把我一拖，我站不住脚，在人行道上跌了三尺遠。

「怎麼搞的？」我問。

格列其斯望着我，哈哈大笑。

「我在教你知道，白種人是怎樣要你滾出去的，」他說。

我望着那兩個走出店去的人；不錯，你們是白種人，不過我沒有注意到。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他問。「白種人要你滾出去，就是那樣的，」這幾句話，他說的很慢，所以我記的很牢。

「你的意思我知道了，」我說。

「迪克，我待你跟待親兄弟一樣，」他說。「你在白種人那裏做工的時候，你可以只當不知道他們是白種人一樣。他們會知道你的意思的。」

「我猜你是不錯的，」我後來說。「我會當



心我自己，壓制我自己……」

「樓上有一家眼鏡店，」格列其斯說，「管理人是一個從意爾寧諾來的新愛爾蘭人。在，他要一個小孩子，夏天給他做白天的工作，冬天給他做早夜的工作。他要一個黑種小孩子突然進入眼鏡生意的範圍裏去。你是知道代數的，而且你正要找工作。我去跟克蘭先生說。我願意帶你進去見見他。」

第二天早晨，在那眼鏡公司未曾開門之前，我已經在辦公室外面等着了。我牢牢地記着我應該有禮貌，在說話之前應該先想一想周到，在動手做一件事情之前，也應該先想一想周到，回答起話來應該常常說「是，先生，」或是「不，先生，」我盡力管束我自己，然而，白種人卻並沒有想到我是在盡力想跟他們一樣。

後來，有一個臉孔紅紅的，個兒高大的白種人來了，很快的望了我一眼。他的敏捷活潑的舉動，一望而知他是個新愛爾蘭人。

「啊，你是新來的孩子嗎？」

「是，先生。」

「讓我把信寄了之後，再來同你談話。」他很客氣地說。

「是，先生。」

我壓底了喉嚨說話，避免表示任何意見，避免大聲的爭吵。

半小時之後，克蘭先生來叫我到他的桌子邊去，詳細地問我學校的情形，跟我數學的程度。當我告訴了他，我已經有兩年代數的程度，他似乎很高興。

「你爲什麼要學這種生意？」他問。

「先生，我非常喜歡這種生意。別的业务我一種也不喜歡，」我說。

於是，他帶我到辦公室後面的一間房屋裏，那間房間是一個小小的工廠，裏面有許多奇怪的機器，蒙着一層紅色的塵埃。

「雷諾爾斯，」他對一個年輕的白種人說。

「這是理查。」

「有什麼話說嗎，孩子？」雷諾爾斯對我哈

哈哈大笑。

克蘭先生帶我到一個比較大一點的人那邊去

。「彼士，這是理查，他願意跟我們在一起工作。」

彼士望着我，點點頭。克蘭先生又到前面去，跟兩個白種人談着關於我的職務的話；他要他們指導我店裏各部門的工作，並且要他們教我使用磨透鏡的機器。他們點點頭完全答應了。

「現在，小孩子，你把這個地方打整乾淨了。」克蘭說。

「是，先生。」

我就動手打掃，揩拭，不一會，辦公室跟鋪面都弄清潔了。下午，我常給他們差遣着跑來跑去。在沒有事做的時候，我站在那裏望着那兩個白種人在機器上磨透鏡。他們不跟我說話。我也不跟他們說話。一個月過去了，但我一些沒有學着什麼，也沒有一個人自願來幫助我。有一天下午，我到雷諾爾斯那裏去，請他告訴我些關於工

作的事情。

「你想做什麼，覺得苦痛嗎，小黑人？」他問。

「不，先生，」我說。

彼士擱了我一巴掌。

「這是白種人的工作，」他說。

### 我受到白人的排擠

一個炎熱的夏天的中午，我跟他們的衝突到了頂點。彼士叫我到他工作的桌子旁邊去；我從兩行桌子間走到他那裏去，背靠着牆站着。

「理查，我想跟你談談。」彼士起先高興地說，他沒有放下他的工作。

「好，先生。」

雷諾爾斯走過來，站在兩行桌子中間，擋住了通路；他兩臂交叉在胸前，嚴肅地望着我。我望望這個，望望那個，覺得有些不對勁。彼士抬起頭來，慢吞吞地說着話，弄得我莫名其妙。

「理查，雷諾爾斯告訴我說，你叫我彼士，

「他說。」

我很侷促，覺得自己全無依傍。我知道他在向我挑釁。

他是在說，我沒有叫他做彼士先生，犯了這個過失。我望着雷諾爾斯；他手裏握着一根鐵棒。我正想開口，聲明我從來不會單單叫他過彼士，而且我從來不會存過什麼意見要那樣地叫他。雷諾爾斯抓住了我的衣領，把我的頭在牆壁上亂撞。

「以後小心些，小黑奴，」雷諾爾斯露着牙齒，厲聲地說。「我聽見你叫他彼士。你說你沒有那樣叫過他，這不是說我成了一個說謊的人了嗎？」他惡狠狠地揮動着他手裏的鐵棒。

假若我說：不，彼士先生，我從來不會叫過你「彼士」，那末，我就得咬定雷諾爾斯是一個說謊的人了。假若我說：是的，彼士先生，我叫了你「彼士」，那末，他以為受到了極大的侮辱，我一定要向他謝罪。我得想一個兩全的辦法，使這件事情馬上就解決，但是我的舌頭一動也不

能動了。

「理查，回答我的話！」彼士說。他的聲音裏帶着怒意。

「我記不起我會經叫過你「彼士」，彼士先生，」我謹慎地說。「假若我叫過，我的確不是存心的……」

「那末，你叫過我「彼士」了！」他拍了一下桌子，突然站起來打我，我只得倚在在一張桌子邊上，由着他打。

我沮喪了，我請求他們不要再打我。我很明白他們的意思，他們要我辭職。

「我願意離開這裏，」我答應他們。「現在就離開！」

他們要我立刻就離開那工廠，他們還警戒我，不許我去告訴那管理人。

第二天早晨，我上樓去，向那眼鏡鋪子的辦公室裏張望，看見克蘭先生坐在辦公室裏，彼士和雷諾爾斯在辦公室後面的機器旁邊。

「進來，理查，」克蘭先生說。

我取下了帽子，走進辦公室去，站在他的面前。

「坐下來，」他說。

我坐下了。他望着我，搖搖頭。

「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

「我盡力的在這裏做事……」我說。

「我相信你，」他說。「但是我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們兩人誰惹了你？」

「兩個都惹了我，」我說。

雷諾爾斯跑到門邊去，我就站了起來。克蘭先生馬上就追上去。

「回來，」他對雷諾爾斯說。

「那個小黑奴說謊！」雷諾爾斯說。「假若他說了我的壞話，我一定要殺死他！」

「回來，」克蘭先生說。

雷諾爾斯回過身站在一旁，眼睛直望着我。

「你要在這裏工作嗎？」克蘭先生問我。

我望着彼士跟雷諾爾斯兩張發白的臉；我猜他們在想襲擊我，暗殺我。

「不，先生，」我說。

「爲什麼？」

「我的傷還沒有好，」我說。「他們一定會殺死我的。」

克蘭先生轉過頭去，喚彼士跟雷諾爾斯到辦公室裏來。

「現在告訴我，誰惹了你。不要害怕。沒有人敢傷害你，」克蘭先生說。

我兩眼直瞪着，一聲也不說。他揮手叫那兩個人進裏面去。我覺得週身不安，我的恐懼使得我不安。我呼吸很困難，極力想拿出主意來。

「對於這件事，我覺得很抱歉，」克蘭先生說。

「本來我在這件工作上寄托着很大的希望，」我說。「我想去進學校，去進專科學校……」

「我知道，但是你現在去做什麼呢？」

我回頭向辦公室裏看了個遍，可是我一些也沒有看見什麼。

「我要走了，」我說。

「什麼意思？」

「我要離開南方，」我說。

「說不定那是好的，」他說。「我是從伊里諾斯來的。在這裏我也以為太困難了。我要做的事正多着哩。」

他給了我薪水，比我在一個星期該得的還要多。我謝了他，站起來要走。他也站起來了。他跟我走到走廊裏，向我伸出手來。

「留你不住了，」他說。

我握了握他的手，就迅速地走下樓去，忍住着眼淚不使它流下來。我跑下樓梯才敬了口氣。我回過頭去望望，克蘭先生站在樓梯頂上，搖着頭。我在太陽地裏，好像一個盲人一樣地走回家去。

## 電影院的收票員

幾星期過後，我簡直相信不過我自己了。我變成一個麻木，愚蠢，散漫的人了。我一點也不憎恨那兩個把我從職業上排擠出來的人。他們好

像並不是完全爲了自己個人。

我知道當地唯一黑人開設的那家電影院，需要一個在門口收票的孩子。

「你從來不曾坐過牢吧，是不是？」通知我的人問我。

「還沒有，」我回答道。

「那末你是可以成功的，」他說。「我找着了那工作，但是做了六個月，他們知道我的事了。」

「怎麼回事？」

「那售票的女孩子有一定的規矩，他說。『假若你得到了那工作，你就會得着很多的油水了。』」

假若我偷了錢，我就有機會到北方去了。這念頭引誘得我很利害，我就馬上決定去工作，把看到的錢都偷了來，積了大批的錢，就可以由我隨意使用了。我知道以前很有許多人嘗試過，可是都失敗了，我希望我的運氣好，不會失敗。

我去見了電影院老闆，他就滿口答應我了。

第二天我去報到，就開始做收票的工作。那個管事的人警戒我道：

「現在，瞧着吧，我對你誠實，我也應該對我誠實。我不知道這裏誰最誠實。但是假若你是誠實的，那末在這裏的其餘的人，也會跟着你誠實起來。所有的戲票，都將由你經手，除了你揩油就不會有別人揩油了。」

第一天下午，在票房裏的那個黑種女孩子非常留心地望着我，我知道她是在估量我，想在適當的時候要我跟她一起舞弊。

我把從看客手裏收回來的每一張票，都投入一隻金屬匣子裏。那電影院的管事人時時到售票處的窗口來，檢查沒有售出的門票的號碼，再看我投入金屬匣子裏的門票的最後的一個號碼。那管事人這樣地連續監視了我們好幾天。後來他在隔街監視我，最後他就有好久不來了。

有一天晚上，我在附近一家咖啡店裏吃晚飯，一個陌生的黑種男人走進來，坐在我的旁邊。

「哈囉，理查，」他說。

「你怎麼知道我？」我問。

「我是台爾的朋友，」他說，台爾就是那個售票的女孩子。

我敏銳地望着他。他告訴我的是真的嗎？或者是他想陷害我嗎？我早已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犯了罪的人，失信於每一個人了。

「我們從今天晚上開始，」他說。

「什麼？」我問，我雖然已經知道他談的什麼，可是我還不承認。

「不要怕。那電影院管事人很相信你。他去和朋友去了。有人在盯他的梢，假若他要回到電影院來，他們就會撥電話給我們，」他說。

我飯也吃不下去了。食物擱在盤子上讓它冷掉，汗從我的背上流下來。

「那樣做就是了，」他輕輕地，圓滑地說。「假若有一個朋友來向你借火柴，你就從箱子裏拿出五張票給他，明白了嗎？你拿出票子來的時候，我們給你一個暗號。那個朋友就把票子遞給台爾；她拿到了票子，立刻再出售。那時候觀眾

擁擠得很，一定爭着購票，決不會知道我們的。你懂得了嗎？」

我沒有回答。我知道假若我答應了他們，我就跟那些浪人聯繫在一起了。不過，我的生活不是早已跟他們聯繫在一起了嗎？實際上。跟他們聯繫在一起，我有什麼損失呢？

「你跟我們聯繫嗎？」他說。

我還是沒有回答他。他起來拍拍我的肩膀，走開了。我走回電影院的時候，渾身打着抖。

我用汗溼了的手指去接票子。我等着。我要自由呢？還是跟那些浪人們聯繫在一起，我決定不下來。

那個我在咖啡店裏遇見的人，從門口走進來，把一張票子放在我的手裏。

「有一羣人在售票處那裏，」他輕輕地在我耳邊說。「留出十張來，五張不夠，就這樣吧。」

我想，離開這裏吧。他把票子給了我，就坐在那裏看映在銀幕上的活動電影。我拿着票子，

我的身體漸漸緊張起來了，熱得好像火燒；但是我也習慣了。我覺得非常頭痛。後來我覺得這種犯罪行為是一種痛苦。觀眾來多了，我收的票子也就更多了。我留起十張票子，捏在我汗溼的手心裏。不久入場的觀眾稀少了，只有一個嘴裏啣着一支雪茄煙的小黑人，走到我這邊來。

「有火柴嗎？」

我慢慢地把那十張票子給了他。他出去了之後，我把門拉開一點，只顧望着他。他到售票的地方去，我看他放下一角錢去，票子就從他的手裏溜到那個女孩子手裏去了。她朝我很快的笑了笑，我就轉身向裏跑。過了一會兒，有幾個觀眾就把這幾張票子塞到我的手裏來。

那樣的勾當，我們幹了一個星期，所得的錢，作四股分派，我分得五十元錢。我幾乎完全自由了。

我買了幾套衣服，幾雙鞋子，一隻紙板旅行箱，這些東西，我都拿回家去藏起來。到了星期六晚上，我向那管事人請了假，說我病了。外祖

母跟愛蒂姨母都到教堂去了。我的弟弟已經睡了。母親騎在搖椅裏咻唔着。我拿起了旅行箱跑到她的身邊去。

「媽媽，我要走了，」我在她耳朵邊輕輕地說。

「噯，不行，」她反對。

「我一定要走了，媽媽。我不能這樣過下去。」

「你是不是幹了什麼事，非逃走不可？」

「我會寫信告訴你的，媽媽。我一切都好。」

「

「你自己小心。趕快寫信來。免得我老記挂。」

她說。

「這些年來，我很對你不起，媽媽。但是我沒有給你一點兒好處。」

我吻她，她哭了。

「請安靜一點，媽媽。我很好。」

我出了門，走了四分之一里，才到鐵路邊。

在我跨過枕木，到車站上去的時候，天下雨了。我到了車站上，雨已把我淋得渾身溼透了，我買了票，迅速跑到一個伐木台的角上，那家電影院就在那裏。那個電影院管事人就在電影院裏，他自己在收票。我回到車站上去候車，我的眼睛不時的在留心着那些來來往往的羣衆。

一小時以後，我坐在一輛吉姆克洛大馬車裏，迅速地向北方馳去，那是我走向減少恐懼的地方的第一步。後來有好幾個月，我的內心的負擔很重。我的臉頰在發癢，當我伸手去一摸，發覺了我在流眼淚。那一剎那間，我深深地懂得了那苦痛是伴着犯罪而來的，我希望我不要再有那樣的感覺。就是說以後我不再偷竊了；我知道犯罪得到處罰了。我對我自己說，那是我的生活。現在我要明白我該怎樣辦呢……

## 一九二五年的冬天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的一個寒冷的星期日早晨，我到了孟弗斯。在冬天的太陽光下，我帶着旅



行箱在冷靜的人行道上走着。我找到了倍爾街，那條街上滿是危險分子：扒手，娼妓，刺客，騙子，各式各樣的人都有。我跑了好幾座房屋，才在一座房屋的一扇窗子上，看見一張「房間招租」的條子。我聽人家說過，鄉下孩子到大城市裏去是很容易上當的，所以我非常小心。我繞了那座房屋一週，回轉身來，又慢慢地走過那房屋前面。好吧，在屋子沒有找妥之前，無論如何，我要在那裏住一兩天了。我走上樓去，按了電鈴，我看見窗子裏有一個黑白混血婦人在望我。那婦人微微的笑着。一會兒，她就在門口了。

「進來，孩子！」她叫我。

我望了她一下，走進溫暖的走廊裏去。

那婦人笑嘻嘻地擦亮電燈，把我從頭到腳看了個遍。

「你爲什麼在這間屋子面前走過了好幾遍呢？」她問。

「我要找一間房間，」我說。

「那末你爲什麼不進來呢？」

「我不知道。你知道，我是一個陌生人呀……」

「好孩子，難道我不知道嗎！」她沈重地坐到一隻椅子裏去，哈哈大笑起來。「每個人都那樣說的。」她氣呼呼的，吃吃的笑着，後來漸漸安靜下來了。她說，「我是摩斯夫人。」

我告訴了她我的字名。

「真是個好名字，」她想了好久之後才說。我假裝不會聽見。這是一個什麼地方啊？這個女人是怎麼樣的人啊？我手裏提着旅行箱，站在那裏，心裏很想離開，可是又決定不下來。

「孩子，這個地方是我的，這就是我的家。我是一個教會裏的人。我有一個女兒，今年十七歲了，規規矩矩。請坐，孩子。你在這裏是很安全的。」

我笑着就坐下了。

「你從什麼地方來？」她問。

「密士西比河的約克生地方。」

現在我決定了。我有點兒喜歡她。

「我的丈夫在一家麵包廠裏工作，」她愉快

地，坦白地刺刺不休地說着，好像她跟我已經是好幾年的老相識了。「我們找幾個房客來，是想在經濟上有點貼補。在這裏住的人都是單身漢。假若你有心租住，不妨把這裏當做你的家。房租是三元錢一月。」

「大了一點吧？」我說。

「那末給我兩元半一月吧，等到你找到了職業，再加我一點，」她說。

我答應了，她就引我去看房間。

那天下午，摩斯夫人叫我去用午膳，並且給我介紹她的女兒皮史小姐。我立刻喜歡了她。她是一個年輕的，天真的，可愛的棕色姑娘。摩斯夫人代她的丈夫向我道歉，說他還在工作，不能陪我。爲什麼她待我這麼好呢？我自己很明白了。我們在餐後吃糖果的時候，皮史小姐說話了。

「媽媽，今天請你不要專門講你自己的事情了，」她說。

「我想我也沒有好多可講的了，」我說。

「媽媽說你喜歡聽她講，」皮史高興地說。

「今天早晨，我在街上看見那孩子的一刹那間」摩斯夫人說，「我就對我自己說，『這個孩子，皮史見了一定喜歡。』」

皮史跑過來，把頭倚在我的肩上。我昏了。在世界上怎麼會有她那樣的舉動呢？

「媽媽，不要講」她撒嬌地要求她媽媽。

「我說，」摩斯夫人說。「理查，我經營這屋子，真有點兒厭倦了。我在這個古老的世界，也不會太久了。」

「皮史會找到一個愛她的孩子的，」我很自然地说。

「靠不住，」摩斯夫人搖搖頭說。

「我要到前面去了，」皮史兩手掩住了臉孔，吃吃地笑着，跑出去了。

我走進前面一間溫暖的，舒適的屋裏去，在沙發上坐下。皮史坐在一隻小椅子上，向窗外眺望。我怎樣去跟這女孩子接近呢？

「你不高興跟我一起坐在這裏嗎？」皮史說。

我過去跟她坐在一起。我們緘默了好久。

「你上學校去念書嗎？」我隨便問她。

「我沒有好好地地上學，」她抬起頭來說。「但是我倒不在乎。」

「不過，上學是件要緊的事情，」我小心地說。

「戀愛才是件要緊的事情哩，」她趕緊接着說。

皮史向我做了個媚眼。

「我想要結婚，」她在我的耳朵邊輕輕地對我說。

「你不是很有機會結婚嗎？」我緊張地自然地說。

「我現在就想結婚。我需要愛情，」她說。我從來不會遇見過像她那樣的女孩子，這麼

坦白，這麼容易表現出她的感情來。

「你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意思嗎？」她站起來，走到一張桌子旁邊，拿起一隻梳子，站在我的面前說。

「你做什麼？」

她笑了笑，把梳子梳我的頭髮。我直望着她，我完全失敗了。

「但是我的頭髮還不需要梳哩。」

「我曉得，」她說，仍舊繼續不斷地給我梳着，

「你爲什麼要給我梳頭髮呢？」

「這是一種風俗，」她說。「你正給我弄笨了。你知道這風俗的。任何人都知道。一個女孩子喜歡一個男孩子的時候，她梳他的頭髮。」

「你還年輕。你自己留着你的機會吧，」我說。

「你不喜歡我嗎？她問。」

「不是的，」我說。「我們是朋友。」

「但是我要超過友誼，」她微微嘆息了一聲。

她假過來吻我。她是溫暖的，熱情的，天真的，溫柔的。她把兩臂伸過來用力抱住我。

我疑心她對待那一帶的男孩子都是那樣的。

「你愛我嗎？」她輕輕地問我。

我望着他，我對她那種率直坦白的舉動，覺得非常害怕。她的舉動是天真的，直截爽快的，她並不會聽懂我的話。她捉住我的手，緊緊的握成一團。我望着她，我完全不相信她會那樣。

「我愛你，」她說。

「不要那樣說，」我說，說了之後，我又覺得慚愧起來了。

「但是我愛你，」她又說。

她的聲音那麼清晰，我不能再懷疑她了。那女孩子天真得可怕，那樣的生活方法，也是我從來不會知道的。以前我過的是種什麼生活，見了這個女孩子就覺得這麼奇怪呢？我就想到愛蒂姨母，她的討厭的臉孔，她的不自然的態度，她的教訓，她的束縛，跟她努力掙扎的情形，一一浮現在我的眼前。

「我可以做一個好妻子，」她說。

我從她的手裏掙脫了手。我望着她，想笑她，又想掴她一巴掌，可是又不願意。我站起來了。

「瞧，」我輕輕地說。「你不知道我。讓我們互相多了解些好些。」

她的眼睛垂下去。愛情在她太簡單了；一會兒就可以成功或者失敗。

「你以為我沒有什麼好吧，」她吸泣着。

我按撫她，同她說話，想法把我的生活的感覺，我的矛盾告訴她；她跳了起來。

「我苦惱了你，」她激動地輕輕說，說了之後，立刻奔到室外去。

我燃了一支烟，坐了好久。我做夢也不會想到過，會有一個人那麼單純地，誠心地眷戀我。除了老實之外，我想不出有什麼值得人家眷戀的地方。我的生活變化得太突然了。我希望在密士西比河旁的一個墾植場上遇見皮史小姐，那時候我希望她跟現在一樣的代表愛我。但是在孟弗斯的倍爾街上，怎麼好存這樣的希望，怎麼好大家相信得過？我想去對皮史說，但是我知道我對她是無話可說了。

## 我的精神食糧

正在閒得無聊的時候，我突然給一個奇怪的念頭抓住了。我曾在傑克生的一家眼鏡公司裏做過工作，雖然失敗了，可是爲什麼不在孟弗斯找一家眼鏡公司來試一下呢？孟弗斯不像傑克生那樣地是一個小市鎮；它是一個大都市，在大都市裏，我覺得不會遭遇到像我在傑克生所遭遇的那種細小的事情的。

我在一本地方指南上，找到了一家眼鏡公司的地址，我鼓起了勇氣，走到那座大建築物裏去，在昇降機裏跟我一起上樓去的，是一個肥胖的，身高五尺的黑種人。在五層樓上，我找到了那家公司的辦公室。我進了那間辦公室，有一個白種人站起來跟我會面。

「把帽子取下來，」他說。

「是，先生，」我趕緊取下帽子。

「你要買什麼？」

「我想你也許需要一個夥計，」我說。「我曾經在傑克生一家眼鏡公司裏工作過一個短時期。」

「你爲什麼離開那眼鏡公司呢？」他問。

「一個白種的夥計不要我學這門眼鏡生意，逼我辭職的。」

「過來坐下談吧。」

我就坐下了，把那件事情的經過，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我寫信給克蘭先生好了，」他說「但是，你在這裏也是學不到什麼眼鏡生意的。」

我告訴他，我完全了解他的意見，而且也非常願意接受他的意見。我被雇用了，每星期八元錢，並且還答應我以後兩星期每星期加一元，加到每星期十元爲止。我很喜歡這個坦白而老實的人；並且，我也喜歡這個整潔，活潑，忙碌的地方。

我被派定的職務是給人跑腿，隨便給人家使喚，除了給人差遣之外，就是洗機器上取下來的眼鏡片子。每天晚上我還要拿了大批包裹去付郵。這是一件輕便的工作，做起來很能勝任愉快。在中午，我放棄了午膳的點心，給他們去取洗燙

的衣服，給他們去付電燈費。電話費跟煤氣費，還要代他們送信給在附近的寫字間裏做速記員的女朋友。第一天我掙得了一元半的小費。我把旅行多下的錢存起來，並且決心不靠小費生活。

我非常節省，我限制着我的食物，步行去上工。早上，一品脫的牛乳，兩捲糖，當作早餐，中午，一匣黑葡萄，一些乾果，當作午餐；晚上我帶回家來吃的是一罐青豆。我飢餓慣了，倒也不需要什麼食物。

現在，我有了很多的錢，以前從來不會有過，我開始光顧起舊書店來了，不斷地買些雜誌跟書籍。這樣地我經常跟「哈普雜誌」，「大西洋月刊」，「美國水星」等刊物接觸了。我化幾分錢買了它們來，讀完之後，又賣給報販。

雖然，每天早上九點鐘以前，我沒有什麼事做，但是我在八點鐘就到做事的地方去了，我在樓下一家銀行的休息室裏——我認識那銀行的黑種看門人——看孟弗斯「商業公報」的早刊，因此我每天省下了五分錢，這五分錢，我是把它用

來買午膳吃的。

一天早上，我到得很早，在那銀行休息室裏，那個黑種看門人正在洗拭。我站在一個角落裏，隨手拿起孟弗斯「商業公報」來看。最後在社論那一版上，看見有一篇議論H、L、孟肯的文字。我聽說孟肯是美國水星雜誌的編輯，但是如此之外，我就一點也不曉得他了。那篇文字對於孟肯攻擊得很利害，末了有一句短而急烈的話，就是：孟肯是一個呆子。

我很奇怪孟肯在南方做了些什麼事情，使得人家要那樣地侮辱他。我曾經聽說過，在南方挨罵的只有黑種人，孟肯卻不是一個黑種人，那末孟肯所持的意見是什麼呢，弄得像「商業公報」那樣的報紙都要叱責他？毫無疑惑地，他用持的主張，一定不是南方人所喜歡的。那末，除了黑種人之外，還有別的人批評南方嗎？

那天晚上，我在自己的房裏，燒開水來熱豬肉和青豆的罐頭的時候，我打開孟肯著的那本「一本書的序文」的書來讀。（那本書是我在公

共圖館裏借來了，請人抄的）。我給他的風格，跟那些簡潔的字句感動了。他爲什麼要那樣地寫呢？我想像這個人好像是一個憤怒的魔鬼，嚴峻地用着他的筆，憎恨地痛斥着美國人的一切，滿口稱贊着歐洲人或者德國人的一切，嘲笑上帝，玩弄着權威。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極力想懂得隱藏在字裏行間的真正的意義：是的，這個人正在鬥爭，正在用文字來鬥爭。他是在應用文字來當作一種武器。文字能作武器嗎？是的，是可能的，這裏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那末，我也可以把它當作一種武器嗎？不，這可使我害怕起來了。我接着讀下去，使我驚奇的，不是他所說的話，而是在地球上怎麼會有人敢說那樣的話。

我一個人，在房裏的時候，時常翻看着那本書，使自已得到一些安慰。孟肯時常熱心地說起的是哪些人呢？誰是弗朗士呢？誰是劉易士呢？誰是安德生呢？誰是陀思退夫斯基呢？誰是佛祿貝爾呢？誰是莫泊桑呢？誰是托爾斯泰呢？誰是馬克吐溫？誰是哈代呢？誰是斯蒂芬遜呢？誰是左

拉呢？誰是高爾基呢？誰是愛倫波呢？誰是易卜生呢？誰是巴爾扎克呢？誰是蕭伯納呢？誰是大仲馬呢？誰是奧亨利呢？誰是H、G、威爾斯呢？誰是屠格涅夫呢？還有其他許多人呢！這些人都是真的嗎？他們還在嗎？或者他們已經過去了？他們的名字是怎樣唸的啊？

我跳過了許多看不懂的字，我也沒有去查字典，就是有機會，也沒有去查，遇到了這種字，我都是由上下文裏弄明白它的意義的。但是這個世界是多麼奇怪啊？我看完了那本書，深深地覺得過去我在生活上忽略了許多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一次我會試着寫作過，也會有過一個時候感觸多端，很想把我那粗魯的想像發洩出來，但是這是一個夢想，後來慢慢地給我的經驗擊破了。現在這個念頭又起來了，我非常需要書看，又非常需要新書看。我不停的讀書，倒不在乎是不是相信書裏的內容，我只要讀新的東西，使我對於世界，有不同的看法。

天一亮，我起來吃東西的時候，覺得昏昏沈

沈，非常疲倦。我出去工作，可是書的影子還留在我的眼前，凡是我看見的，聽見，工作的一切事物，都留着書的影子。

從此我時常到圖書館去。我非常熱心讀書。我讀的第一本小說是劉易士的「大街」。現在我把我的工頭葛萊爾特先生看做一個典型的美國人了。我見他提着那些高爾夫球袋子到辦公室裏來，我總要笑他。我以前總覺得我跟工頭之間，有着很大的距離，現在我覺得跟他接近些了，雖然還保持着相當的距離。我覺得現在我所知道他的，只是他的生活中最小的一部分。他很像我在一本小說中讀到的那個荒唐的人，叫做喬治，勃比特。

我讀過德萊塞的「真妮姑娘」跟「嘉麗妹妹」那兩部小說，它們給我的印象很深刻，使我強烈地記起母親的苦難來。我漸漸變得沈默了，不斷地驚奇起我四周圍的生活來。我從這些小說書裏得到了些什麼，實在沒有告訴別人的必要，因為最重要的是各人對於生活本身的感覺。我的生活

全部都是跡近現實主義的，現代的自然主義小說，我還讀得很少。

我心裏充滿着許多新的感情和意見，就買了一刀紙來想試着把它們寫出來；但是一些也寫不出來，連說也說不出來了。從此我明白寫作比感覺和意會來得更需要，我只能點點滴滴地記下一些我的意見來。並且我還奇怪怎樣去完全了解別人的事情，然後描寫他們呢？我能够學習別人的生活嗎？我的愚昧，我在傑姆，克羅車站上的生活，似乎都不是可以成功的課題。現在我知道做一個黑種人的意義了。我能够忍耐飢餓。我已懂得憎恨生活。但是我覺得我的生活經驗太有限，使我所有的念頭都打消了。生活經驗比任何東西都來得重要，我又有一種新的飢餓。

那末，假若我到北方去，可能給我建立起一種新的生活來嗎？但是一個人怎樣才能在模糊不定的思想上建立起一種生活來呢？我要寫作，可是我還不懂得英語。我買了許多英文文法書來，覺到它們毫無趣味。我覺得我從小說書上學得這



種語言，比從文法書上學得的來得好。我讀得很用功，攤開一本著作來，我覺得我立刻就能把握住他的概念。在晚上睡覺的時候，書是常常不離開我的眼睛的。

黑種人中間誰在讀我喜歡的書，我一個也不知道。我知道這裏有許多黑種人醫生，律師，新聞記者，但是我一個也沒有看見過。我在看一張黑種人辦的報紙的時候，我從來不會在那張報紙上激起過些微微的興趣來。要是我幾天沒有機會看書，一種精神上的飢餓就向我襲來了，使我渴

求着找書看，書給我在見識上打開了一條新的道路我非再看書不可，看書好像是我的一種祕密犯罪，的行爲。

那年冬天，母親跟弟弟都來了，我們便建立起家來。用分期付款的辦法購買了一些家具，雖然明知是上當，但是也沒有法子好避免。我從此有熱的東西吃了，膳食上了常規，我讀書的速度也加快了。後來我的弟弟找到了一個職業，我就開始計畫到北方去。

(完)



卅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呈 繳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初版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小 黑 人

定價國幣一〇六〇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美 國 特 許 賴 澄

原 著 者 余 懷 澄

譯 述 者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發 行 人 陶 百 川

印 刷 者 大 東 書 局

發 行 者 大 東 書 局

發 行 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大 東 書 局

# 17

E 79434

